

山西通志

冊八十八

山西通志卷第二百九

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馬覺羅石麟表

旨修輯

藝文 二十 書一

漢

報任少卿書

司馬遷

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于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  
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  
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  
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抑鬱而無誰語諺曰誰為為之孰  
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用  
女為說已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材懷隋和行若由夷終

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黜耳書辭宜荅會東從上來  
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  
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爲諱  
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  
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  
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  
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于世而列于君子  
之林矣故禍莫憐于欲利悲莫痛于傷心行莫醜于辱先而  
詬莫大于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  
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  
同子驂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宦豎  
莫不傷氣而況於忼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

鋸之餘薦天下之豪雋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  
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  
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岩穴之士外  
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搃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  
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  
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于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  
陪奉外廷未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  
之隸在闕茸之中廼欲仰首信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  
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  
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  
之故使得奏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  
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一心

山西通志 卷二百九  
營職以求親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餘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迺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

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悽怛悼誠欲效其欸欸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旣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何

以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鬻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奔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入削木爲吏議不對定計于鮮也今交手足受木

索暴肌膚受榜箠幽于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羗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于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于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裁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于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于義理者不然迺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

立少卿視僕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與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况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俶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邱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于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

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黨所戮笑以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邱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爲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于巖穴耶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迺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彫琢曼辭以自解無益于俗不信祇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迺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

戒段會宗書

谷永

足下以柔遠之令德復興都護之重職甚休甚休若子之才  
可優游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昆山之灰總領百蠻懷柔  
殊俗子之所長愚無以喻雖然朋友以言贈行敢不略意方  
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傳鄭甘陳之功沒齒不可復見願吾  
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鴈門之躋萬里  
之外以身為本願詳思愚言

奏諫膠東王太后數出游獵書

張敞

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  
姬為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  
意絕嗜慾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  
駟下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

所以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  
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為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  
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  
臣敞幸甚

說廉丹書

馮衍

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是故期  
於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逢丑父伏軾而使  
其君取飲稱於諸侯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位美於春  
秋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詭於眾意寧國存身  
賢智之慮也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  
吉无不利若夫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軍殘眾無補於主身  
死之日負義於時智者不為勇者不行且衍聞之得時無怠

張良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勇冠乎賁育名高乎泰山將軍之先爲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愛其甘棠而况子孫乎人所歌舞天必從之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砥礪其節百里之內牛酒日賜納雄桀之士詢忠智之謀要將來之心待從橫之變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敗而爲功願明公深計而無與俗同

復說廉丹書

蓋聞明者見於無形智者慮於未萌况其昭哲者乎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曰有高人之行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見贅於人故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襲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時不重至公勿再計

說鮑永書

衍聞明君不惡切懇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金石令問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豈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沒於南夷緣邊破於北狄遠征萬里暴兵累年禍拏未解兵連不息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啣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陣摧九虎之軍靄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期之間

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脩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飛鴻毛也然而諸將虜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飢者毛食寒者裸跣冤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得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蝥賊安其疆宇况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爲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

正定之際復擾而大將所部不過百里守城戰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爲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彊胡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積人不爲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命縣於將軍所仗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雖則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爲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旣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省羣議之是非詳衆

山西通志 卷二百九  
士之白黑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於千載  
富貴傳於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

說鄧禹書

衍聞昔者先王學大道以觀於政夫爲君而不明於道上無  
所承天下無以化民爲臣而不明於道進無以事君退無以  
修身聖朝天然之資將軍純茂之德誠少遊神乎經書之林  
馳情乎元妙之中明照於日月而智溢乎四海聖朝享堯舜  
之榮將軍荷稷契之烈自然理也

與陰就書

衍聞神龍驤首幽雲景蒸明聖修德志士思名是以意同情  
合聲比則應也伏見君侯忠孝之性慈仁殷勤論議周密思  
慮深遠顧以微賤數蒙聖恩被侯大惠衍年老被病恐一旦

無祿命先犬馬懷抱不報齋恨入冥思剖肝膽有以塞責方  
今天下安定四海咸服蒙恩更生之臣無所效其死力側聞  
東平山陽王壯當之國擇除官屬衍不自量願侯白以衍備  
門衛鄙語曰水不激不能破舟矢不激不能飲羽不念舊惡  
名賢所高負責之臣欲言不敢惟侯哀憐深留聖心則闔棺  
之日魂復何恨

再與陰就書

衍材素愚駑行義汗穢外無鄉里之譽內無汗馬之勞猥蒙  
明府天覆之德華寵重疊間者掾史疑衍之罪衆煦飄山當  
爲灰土賴蒙明察揆其素行復保首領倍知厚德篤於慈父  
浸滌肌膚滲漉骨髓德重山嶽澤深河海前送妻子還淄縣  
遭雨逢暑以七月還陽武聞詔捕諸王賓客惶怖詣闕冀先

山西通志 卷二百九 九  
事自歸十一日到十二日報歸田里卽日束手詣洛陽詔獄  
十五日夜詔書勿問得出遭雨又疾大困冀高世之德施以  
田子老馬之惠贈以秦穆駿馬之恩使長有依歸以効忠心

與婦弟任武達書

天地之性人有喜怒夫婦之道義有離合先聖之體士有妻  
妾雖宗之渺微尚欲踰制年衰歲暮恨入黃泉遭遇嫉妬家  
道崩壞五子之母足尚在門五年已來日甚歲劇以白爲黑  
以非爲是造作端末妄生首尾無罪無辜讒口嗷嗷亂匪降  
天生自婦人青蠅之心不重破國嫉妬之情不憚喪身牝雞  
之晨維家之索古之大患今始於衍醉飽過差輒爲桀紂房  
中調戲布散海外張目抵掌以有爲無痛徹蒼天毒流五臟  
愁令人不賴生忿令人不顧禍入門著牀繼嗣不育紡績織

絀了無女工家貧無僮賤爲匹夫故舊見之莫不悽愴會無  
憫惜之恩惟一婢武達所見頭無釵珥面無脂澤形骸不蔽  
手足抱土不原其窮不揆其情跳梁大叫呼若入冥販糖之  
妾不忍其態計婦當去久矣念爾曹小家無宅使哀憐姜豹  
常爲奴婢惻惻焦心事事腐腸訥訥籍籍不可聽聞暴虐此  
婢不使櫛髮半年之間膿血橫流婢病之後姜竟舂炊豹又  
觸冒泥塗心爲愴然縑縠放散冬衣不補端坐化亂一縷不  
貫旣無婦道又無母儀忿見侵犯恨見狼籍依倚鄭令如居  
天上持質相劫詞語百車劔戟在門何暇有讓百弩環舍何  
可強復舉宗達人解說詞如循環口如布穀縣幡竟天擊鼓  
動地心不爲惡身不爲搖耳宜詳居錯且自爲計無以上書  
告訴相恐狗吠不驚自信其情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

山西通志 卷二百九  
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身不榮不去此婦則事不成吾數奇命薄端相逢遭身恨以華盛時不早自定至於垂白家貧身賤之日養癰長疽自生禍殃衍以室家紛然之故損棄衣冠側身山野絕交游之路杜仕宦之門闔門不出心專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

### 與宣孟春

居室之義人之大倫思厚歡和之節樂定金石之固又自傷前遭不良此有去兩婦之名事誠不得不然豈中心所好哉

### 遺田邑書

蓋聞晉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趙武逢難而程嬰明其賢二子之義當矣今三王背叛赤眉危國天下螳動社稷顛隕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也伯玉擢選剖符專宰大郡

夫上黨之地有四塞之固東帶三關西爲國蔽奈何舉之以資疆敵開天下之匈假仇讐之刃豈不哀哉衍聞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是以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謝息守郟脅以晉魯不喪其邑由是言之內無鉤頸之禍外無挑菜之利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恥竊爲左右羞之且邾庶其竊邑畔君以要大利曰賤而必書莒牟夷以土地求食而名不滅是以大丈夫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爲伯玉深計莫若與鮑尚書同情戮力顯忠貞之節立超世之功如以尊親係累之故能捐位投命歸之尚書大義旣全敵人紆怨上不損剖符之責下足救老幼之命申眉高談無愧天下若乃貪上黨之權惜全邦之實行恐伯玉必懷周趙之憂上黨復有前年之禍昔晏平

山西通志 卷二百九  
仲納延陵之誨終免樂高之難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以爲伯玉聞此至言必若刺心自非櫻城而堅守則策馬而不顧也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敗以成勝願自彊於時無與俗同

報馮衍書

田 邑

僕雖驚怯亦欲爲人者也豈苟貪生而畏死哉曲戟在頸不易其心誠僕志也間者老母諸弟見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乎若使人居天地壽如金石要長生而避死地可也今百齡之期未有能至老壯之間相去幾何誠使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受戮妻兒橫分邑之願也間者上黨黠賊大眾圍城義兵兩輩入據井陘邑親潰敵圍拒擊宗正自試智勇非不能當誠知故朝爲兵所害新帝司徒已定

三輔隴西北地從風響應其事昭昭日月經天河海帶地不足以比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下存亡誠云命也邑雖沒身能如命何夫人道之本有恩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施君臣大義母子至恩今故主已亡義其誰爲老母拘執恩所當留而厲以貪權誘以策馬抑其利心必其不顧何其愚乎邑年三十歷位卿士性少嗜欲情厭事爲况今位尊身危財多命殆鄙人知之何疑君子君長敬通揭節垂組自相署立蓋仲由使門人爲臣孔子譏其欺天君長據位兩州加以一郡而河東畔國兵不入彘上黨見圍不窺大谷宗正臨境莫之能援兵威屈辱國權日損三王背叛赤眉害主未見兼行倍道之赴昔墨翟累繭救宋申包胥重脰存楚衛女馳歸唁兄之志主亡一歲莫知定所虛冀妄言苟肆鄙塞未能事生安能

山西通志 卷二百九  
事死未知爲臣焉知爲主豈厭爲臣子思爲君父乎欲搖泰山而蕩北海事敗身危要思邑言

荅關公書

諸葛亮

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

封還曹操所賜告辭書

關羽

切以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日在天之上普照萬方心在人之內以表丹誠丹誠者信義也某昔受降之日有言曰主亡則輔主存則歸新受曹公之寵顧久蒙劉主之恩光丞相新恩劉公舊義恩有所報義無所斷今主之托某以知望形立相覓迹求功刺顏良於白馬誅文丑於南坡丞相厚恩滿有所報每留所賜之物盡在府庫封緘伏望臺慈俯垂鑒照

復曹操書

明公布大義於天下而速取自樹非某之所敢知若猶是漢也某敢不臣漢哉敢拜嘉命之辱

又復曹操書

劉豫州有言尉佗秦之小吏猶獨立不詭某啞啞飛鳴翔而後集寧甘志終小人下耶使明公威德布於天下幹旋漢鼎窮海內外將拜下風慕高義獨某兄弟哉

歸昭烈謝曹操書

愚聞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曩所以不死欲得故主之音問耳今故主已在河北此心飛越神已先馳惟明公幸少矜之千里追尋當不計利害謀生死也子女玉帛之貺勒之寸丹他日幸以旗鼓相當退避三舍意者亦如晉重耳之事秦

山西通志 卷一百九  
穆公者乎某謝

與張遼書

魯仲連東海之匹夫耳爲齊下士然且恥不帝秦職爲通侯  
列漢元宰獨可使負漢耶子且休矣

魏

河東上書

董尋

臣聞古之直士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於桀紂  
劉輔譬趙后於人婢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  
爲時主愛惜天下也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  
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  
務況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凰九龍承露盤土山淵池此皆  
聖明之所不興也其功參倍於殿舍三公九卿侍中尚書天

下至德皆知非道而不敢言者以陛下春秋方剛心畏雷霆  
今陛下旣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  
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烏毀國之  
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  
忠無禮國何以立故有君不君臣不臣上下不通心懷鬱結  
使陰陽不和災害屢降凶惡之徒因間而起誰當爲陛下盡  
言是者乎又誰當千萬乘以死爲戲乎臣知言出必死而臣  
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旣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  
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

戒子姪書

王景

夫人爲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  
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

山西通志 卷二百九  
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人若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僞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車滋衆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已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元默沖虛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輦帶有銘几杖有誠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已名

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栢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匄對秦客知武子擊之折其委筭惡其掩人也夫人有善者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爲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惟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蓋人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疆鮮不遂矣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况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人或毀已

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已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修已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况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夫虛僞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顧言其爲浮淺較可識別而世人惑焉猶不檢之以言行也近濟陰魏諷山陽曹偉皆以傾邪敗沒熒惑當世挾持姦慝驅動後生雖刑於鈇鉞大爲炯戒然所汙染固以衆矣可不慎與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倫甘長饑於首陽安赴火於緜山雖可以激貪勵俗然聖人不可爲吾亦不願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義爲名守慎爲稱孝悌於閨門務學於師友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

同然各有所取穎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爲人弘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洿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道實其處世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如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

山西通志  
卷一百九  
三

與嵇蕃書

趙至

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嶽長謠夫以嘉遁之舉  
猶懷戀恨况夫不得已者哉惟別之後離羣獨逝背榮譙辭  
倫好經迥路造沙漠雞鳴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  
首靡託尋歷曲阻則沉思紆結登高遠眺則山川攸隔或乃  
迴風狂厲白日寢光徙倚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內慷  
慨重阜之顛進無所由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咏  
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  
蘭芷傾頓桂林移殖根萌未樹而牙淺弦急每恐風波潛駭  
危機密發此所以怵惕於長衢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  
人夜光鮮不按劔今將殖橘柚於元朔榮華藕於修陵表龍

章於裸壤奏韶武於聾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  
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飄遠遊之士託身無人之鄉  
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難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啟  
暉則身疲而遄征太陽戢曜則情劬而夕惕肆目平隰則寥  
廓而無覩極聽修原則掩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瘁矣然  
後知步驟之士不足爲貴也顧景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  
激情風厲龍嘯大野獸睇六合猛志紛紜雄心四據思躡雲  
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嶽蹴崑崙使西倒蹋太山令  
東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吾之鄙願也時不我與垂翼遠  
逝鋒距靡加六翮摧屈自非知命孰能不憤悒者哉吾子殖  
根芳苑濯秀清流晞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渚仰蔭  
游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疇交其左聲名馳其

山西通志 卷二百九  
右翩翩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盼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爲得志矣豈能與吾曹同大丈夫之憂樂哉去矣嵇生遠離隔矣熒熒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沉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紙意結知復何云

遺石世龍書

劉琨

將軍發跡河朔席捲兗豫飲馬江淮折衝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爲論所以攻城而不有其人畧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

衆雖尅而終歸殄滅昔赤眉黃巾橫逸宇宙所以一旦敗亡者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爲亂將軍以天挺之質威振宇內擇有德而推崇隨時望而歸之勲義堂堂長享遐貴背聰則禍除向主則福至採納往誨翻然改圖天下不足定螳寇不足掃且天下大亂當須雄才遙聞將軍攻城野戰合於機神雖不視兵書闇與孫吳同契所謂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但得精騎五千以將軍之才何向不摧至心實事皆張儒所具

報劉琨書

石世龍

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遑節本朝吾自夷難爲效謹遣使報謝

辭稱尊號書

孤猥以寡德忝荷崇寵夙夜戰惶如臨深薄豈可假尊竊號  
取譏四方昔周文以三分之重猶服事殷朝小白居一匡之  
盛而尊崇周室况國家道隆殷周孤德卑二伯哉其亟止斯  
議勿復紛紛自今敢言刑茲無赦

議奉介子推書

寒食既并州之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前者外議以子推  
諸侯之臣王者不應爲忌故從其議儻或由之而致斯災乎  
子推雖朕鄉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亂也尚書其促檢舊典  
定議以聞

求言書

石季龍

蓋古明王之理天下也政以均平爲首化以仁惠爲本故能  
允協人和緝熙神物朕以渺薄君臨萬邦夕惕朝乾思遵古  
烈是以每下書蠲除徭賦休息黎元庶俯懷百姓仰稟三光  
而中年以來變眚彌顯天文錯亂時氣不應斯由人怨於下  
譴感皇天雖朕之不明亦羣后不能翼贊之所致也昔楚相  
修政洪災旋彌鄭卿厲道氛稜自消皆股肱之良用康羣變  
而羣公卿士各懷寶迷邦拱默成敗豈所望於臺輔百司哉  
其各上封事極言無隱

周

上周太祖書

柳虬

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以爲鑒誠也動則左  
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南史抗節表崔  
杼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憊是知執筆於朝其來久矣而  
漢魏以還密爲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非所謂將順其美

匡救其惡者也且著述之人密書其事縱能直筆人莫之知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紜莫知準的伏惟陛下則天稽古勞心庶政開誹謗之路納忠讜之言諸史官記事者請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館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聞善者日修有過者知懼敢以愚管輕冒上聞乞以瞽言著之衆議

隋

上牛弘書

王孝籍

竊以毒螫嗜膚則申旦不寐饑寒切體亦卒歲無聊何則痛苦難安貧窮易感况懷抱之內水火鑠脂膏腠理之間風霜侵骨髓安可齧舌緘唇吞聲飲氣惡呻吟之響忍酸辛之酷

哉惟明公尚書動哀矜之色開寬裕之懷咳唾足以濟活枯鱗吹噓可以騰飛窮羽芬以椒蘭之氣暖以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開大君子之聽雖復山川不遠神明在茲信而有徵言無不履猶恐拯溺遲於援手救縊緩於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魯匠之雲梯則必懸於喬樹之枝沒於深泉之底矣夫以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稅不免慶賞不沾賣貢禹之田供釋氏之費有弱子之累乏強兄之親加以老母在堂光陰遲暮寒暑違侍關山迢遙齧臂爲期前途逾邈倚閭之望朝夕已勤謝相如之病無官可以免發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愁疾甚乎厲鬼人生異夫金石營魂且散恐筮予無徵齋恨入冥則虛緣恩顧此乃王稽所以致言應侯爲之不樂也潛鬢髮之內居眉睫之間子野未曾聞離朱所不見沉淪東觀留

滯南史終無薦引永同埋殯三世不移雖由寂寞十年不調  
實乏知己夫不世出者信聖明之君也不萬一者誠賢良之  
臣也以夫不世出而逢不萬一此小人所以爲明尚書幸也  
坐人物之源運銓衡之柄反披狐白不好緇衣此小人爲明  
尚書不取也昔荆玉未剖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禽息之  
首居得言之地有用能之資增日月之明無手足之戚憚而  
不爲孰知其解夫官或不稱其能士或未伸其屈一夫竊議  
語流天下勞不見圖安能無望儻病未及死狂還克念眇窮  
愁之間矚離憂之詞托志於前修通心於來哲使千載之下  
哀其不遇追咎執事有玷清塵則不肖之軀死生爲累小人  
之罪方且未成願少加矜愍留心無忽

唐

荅王績書

陳叔達

賢弟千牛及家人典琴至頻辱芳翰索下官所撰隋紀雖承  
厚眷慙然自失誠恐持郟克之質入邯鄲之墟奏曹鄴之音  
歷莖英之肆所以遲迴簡牘伏念旬時輒揆短懷仰違前命  
今奉來札誨責逾深旣以驕鄙相訶又以緘滕致誚欲加之  
罪其無辭乎正當要使必致耳了不知賢兄芮城有隋書之  
作足下旣圖繼就須有考尋謹依高旨繕錄馳送然僕雖不  
佞頗聞君子之論矣嘗以謂爲國以禮君舉必書故左史記  
言右史記事言者申立德立功之意也事者敘立德立功之  
迹也所以明勸沮所以別是非自非可以關社稷之安危涉  
天人之興廢古之君子何嘗取諸褒貶之作有由然也自微  
言泯絕大義乖墜三代之教亂於甲兵六經之術滅於煨燼

君人者尚空名以夸六合史官者貴虛飾以佞一時下及馬遷爰逮班固咸有述作庶幾聖賢其於斟酌典謨表章微絕曾不能觸其藩籬者也魏晉之際夫何足云中原板蕩史道息矣然國於天地有與立焉苟能宅郊禋建社稷樹師長撫黎元雖復五裂山河三分躔次規模典式豈徒然哉是賢兄文中子知其若此也恐後之筆削陷於繁碎宏綱正典暗而不宣乃興元經以定正統蓋獲麟之事夫何足以知之叔達亡國之餘幸賴前烈有隋之末濫尸貴郡因霑善誘頗識大方至若梁魏周齊之間耳目耆舊所接風流人物名實可知衣冠道義謳謠尚在頃者皇建其極君子道亨憑藉時來妄叨近侍廟堂多暇典墳自娛覽後魏周齊之紀傳考下官之所聞見曾不喜怒隨意曲直任情敘致浮雜褒貶阿黨述時

望者以爵祿爲榮談陳國紀者以狙譎爲能事至於密會王道潛濟生人旣昧於知音咸寢而不記貪救寫其祖父冠冕繼嗣婚姻以爲譜牒之證耳豈不痛哉風俗之壞一至於此雖人倫王化備列元經而恢談碩議或不可捨是以薛記室及賢兄芮城常悲魏周之史各著春秋近更研覽真良史焉古人云過高唐者學王豹之謳遊睢渙者學藻繪之功竊惟隋氏之王三十六年成敗否泰目所親覩誠懼後之作者復習向時之弊故聊因掌壺之暇著隋紀二十卷騁辭流離則媿於心矣書事簡要則嘗有志焉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附之於行事儻近是乎謹侍疇眷以塵清覽當積兼金以購點竄耳又恐足下紀傳之作須備異聞今更附王冑大業起居注往

山西通志 卷二百九  
與陳叔達重借隋紀書

王績

久承所撰隋紀繕寫咸畢前舍弟及家人往竝有書借咸不見付豈連城之珍俟楚文而乃進崩山之操待鍾期而後發應以左貂右蟬榮冠東省掌壺負壘望重南宮朝夕丹墀揖讓增價往來青瑣步頓生光豐屋華棖顧蓬蒿而徙眷鳴鍾列鼎想藜藿而移交不與驕期遂忘曩時之好耳僕遭逢明聖棲遲邱壑幸悅堯舜之風得全箕穎之操雖心期所托吾道遙存而出處離異儀形難接所以願憑鱗羽宛若承顏望觀述作欣然得意足下裁成國典褒貶人倫欲使明鏡一時覆車千祀故當貽諸好事豈擬唯傳子孫方復固其緘滕嚴其局鏞天下之望豈如是乎僕亡兄芮城嘗典著局大業之末欲撰隋書俄逢喪亂未及終畢僕竊不自揆思卒餘功收

撮漂零尚存數帙兆自開皇之始迄於大業之初咸亡兄點鼠之遺迹也大業之後言事闕然僕雖欲繼成無可憑採以此尤思見足下之所作也還使請致無再三

諫罷豐州書

唐休璟

豐州控河邊賊實爲襟帶自秦漢以來列爲郡縣田疇良美尤宜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徙百姓就寧慶二州致使外寇交侵乃以靈夏爲邊界貞觀之末始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方得寧謐今若廢棄則河傍之地復爲賊有靈夏等州人不安業非國家之利也

與吳兢書

宋之問

拙自謀衛降黜炎荒杳尋魑魅之途遠在雕題之國悲風搖木饑飈宵鳴毒瘴橫天悲鳶晝落心憑神理實冀生還關號

鬼門常憂死別事未瞑目豈在微身先君業粹中和才兼文武志道游藝名動京師出谷入朝事多弘益雖崇班去已而陰德被人清議所尊何減驃騎恐耆舊咸謝竹帛儻遺使盛烈湮沉下情感痛自昔逸羣之器曠俗之才譽雖冠於人倫祿不齊於卿士南史之筆漏美不書東岱之魂與名俱滅故史遷述許由云不遇青雲之士焉足道哉惟君侯禮樂山高文華海闊古一千歲聞聖賢之書今五百年知作者之運山甫拾遺於中路時謂得賢蔡邕揮翰於詞林誰其不許往送家狀蒙啓至公之恩希果實言深抱自私之感下官久辭榮擢夙慎禍胎內無負於明祇外冀申於知己豈謂一人相毀衆口爭喧遂以虛聲乃加真罪賴皇明昭宥腰領賜全空荷再生無階上荅恃予以松竹之操期予以金石之堅幸無雷

同懸納謗議見危不易是所望焉遠識古人之懷敢申窮鳥之情如季布之諾乃重於黃金延陵之許竟懸於寶劍生負食花之惠死効結草之誠刺血爲書萬不抒一往年恩貸許惠爲看起居注實錄江融別錄使不錯漏國史及高明所撰唐史春秋等六處竝乞逸遺事跡不翳聲塵代業有光實在吾子遠佇來札以當招魂秋冬凝寒惟動履休勝青簡時至願想窮愁白雲遙來希訪生死珍重珍重

上絳州上官司馬書

王勃

月日龍門百姓某謹再拜奉書於司馬上官公足下蓋聞靈化出於窈冥帝圖寄於寥廓聖人生而萬物覩太階平而四國會故曰有非常之后者必有非常之臣有非常之臣者必有非常之績至今雷奔雨嘯風旋電轉拾青紫於俯仰取公

卿於朝夕雲臺迫漢南宮列元宰之圖霜戟羅門北闕據名臣之第嘗見之矣至若時非我與雄略頓於窮途道不吾行高材屈於卑勢孔宣父之英達位未列於陪臣管公明之傑秀名僅終於郡屬有時無主賈生獻流涕之書有志無時孟軻養浩然之氣豈非妙造無端盛衰止乎其域神期有待動靜牽乎所遇向使太公失於周伯則旗亭之屠父韓信屈於蕭何則轅門之餓隸又焉得鷹揚豹變吐納風雲者哉故曰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觀夫得失之際亦窮達之有數乎其有邀時譽忘廉恥徇苟得設向背於朝廷立縱橫於勢利舉三寸之舌屈辱豪門奉咫尺之書逡巡下席皆自謂材足以動俗智足以濟時鍾鼎輝其顧盼冠蓋生其籍甚豈知夫四海君子攘袂而恥之乎五尺微童所以固窮而不爲也此蓋莊

周有言所以得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語曰談何容易易稱書不盡言知談之不易而欲言之盡以是思之良可知矣下官者康衢之賤耳嘗聞闕里之言頗挂平輿之目豈不知塵形俗狀游水鏡而多慚抱鼓援擊過雷門而自失而欲刻鵠飾鳧唐突局餘者邪徒以登山泛海庶測高深執炬傳螢希增日月三奔九合下官聞管仲之風千載一時君侯受鮑卿之託是以敢陳其徑庭不然則秋風明月西江留獨往之因桂嶠松巖南山有不羣之地矧區區者而重高明之闡闔君侯極天分構振瓊樹而韜霞帶地疏源握珠胎而冠月鱗軒羽殿瑤臺降卿相之榮鵲印蟬簪金社發公侯之始青臯獨唳望鴻漸而翻雲丹穴高鳴對鷓池而矯霧巖助以賢良待詔未厭承明汲黯以方正拾遺終榮卧理藩維克振旣叅來

暮之歌邦國不空自有康沂之相加以雄材廣度散琬琰於胸懷逸氣邁文運風霜於掌握迫青霄而構舍烟霞之涯涘莫尋振滄渤以流謙江漢之波瀾未測耀靈桂於趙席垂棘知歸辯羣籟於莊軒懸匏自託賓階夕敞清河銷驥贄之虞虛榻晨披元禮得龍驅之地方當翊贊宸極羽儀臺屏豈徒偃仰州縣勞事藩庭而已哉借如僕者言不滿於鄉黨聲不出於堂闕東海取樂於簞瓢南山畢志於文史食花佩葉入蘭室而談元挹露攀霞坐松扃而嘯逸揚子雲之澹泊心竊慕之嵇叔夜之逍遙真其好也未嘗露才揚已飾小智以驚愚假勢憑時託中人而樹迹遍遊天下寒心於將相之門獨守太元側身於名利之境嘗謂奉琴卮於北牖詠詩禮於南陔坐商洛而折雲英臨江湖而採煙液生願畢矣而屬鸞扃

停逸頻虛不次之階鶴板徵賢累發非常之詔天下有道吾豈匏瓜承達人一顧之榮辱公車再辟之禮平津侯之博物終屈奉常賈大夫之才名猶逢絳灌况庸者而可免於此乎君侯要津先據圖海盛於當時下官覆蕘方勤爲山始於今日雖陵深谷變終非入室之賓而書詠宵吟敢預升堂之列夫以幽明不測尺標見天下之心巨細相傾寸管合義舒之度豈非道存斯貴理在必亨霸略近發於輿歌皇圖不隔於芻議故有榮枯絕等奉推轂而欣然年勢不侔受分庭而罔愧風規可接惟君侯體之今古未殊則下官願矣常恨霜松列澗萬尋無罩月之期露草滋山寸莖有梢雲之望斯則聲實困於兼濟才位難於俱立况乎地勢不足以誇俗容貌不足以動人遑遑藪澤安足以奉高明之咳唾也所冀蠅階賤

山西通志 卷二百九  
質附雲足而追颺蚋序輕姿託霜毛而絕海委名勵已蛟鐔  
申獨斷之能偶跡當仁驪珠鮮闇投之懼天衢可望指鵬程  
而三休巨壑難遊伏龍門而一息死罪死罪

上睿宗論時政書

柳澤

頃者韋氏險詖姦臣同惡賞罰紊弛綱紀紛淪政以賄成官  
因寵進言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內寒心實將莫救賴神  
祇祐德宗廟降靈天討有罪人心不休陛下睿謀神聖勇智  
聰明安宗廟於已危拯黎庶於將溺令龐眉鮐背歡欣踴躍  
望聖朝之撫輯聽聖朝之德音今陛下蠲煩省徭法明德舉  
萬邦愷樂室家胥慶臣又聞危者安其位也亡者保其存也  
亂者有其理也伏惟陛下安不忘危理不忘亂存不忘亡則  
克享天心國家長保矣詩曰罔不有初鮮克有終伏惟陛下

慎厥終惟其初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書  
曰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甚可畏也  
甚可懼也伏惟陛下慎之哉夫驕奢起於親貴綱紀亂於寵  
倖願陛下禁之於親貴則天下風隨矣制之於寵倖則天下  
法明矣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若親貴爲之  
而不禁寵倖撓之而見從是政之不行令之不一則姦詐斯  
起暴亂生焉雖嚴刑峻政朝戮暮戮而法不行矣縱陛下親  
之愛之莫若安之福之寵祿之過罪之漸也非安之也驕奢  
之淫危之本也非福之也前事不忘後之師也伏惟陛下精  
求俊哲朝夕納諫縱有逆於耳謬於心者無速之以罰姑籌  
之以道省於厥躬雖木樸妄誤願恕之以直用開諫諍之路  
也或有順於耳便於身者無急之以賞當求諸非道稽之典

山西通志 卷二百九  
訓其不叶於德必寘之以法用杜側媚之行也有進淫巧於  
陛下者遽黜之則淫巧息矣有進忠讜於陛下者遽賞之則  
忠讜進矣臣又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傲石碯曰臣聞愛  
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逸所自邪也書曰罔淫於  
逸罔遊於樂穆王有命曰實賴前後左右有位之士繩愆糾  
謬格其非心今儲宮肇建王府初啓至於僚友必惟妙擇今  
驕奢之後流遁未變慢遊之樂餘風或存夫小人弄臣易合  
於意奇伎淫巧多適於心臣恐狎於非德滋爲奢怠書曰慎  
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  
正僕臣諛厥后自聖伏願採溫良博聞之士恭儉忠鯁之人  
任用以爲東宮及諸王府官仍請東宮量署拾遺補闕之職  
令朝夕講論出入侍從受以訓誥交修不逮臣又聞馳騁畋

獵令人心發狂名教之中自有樂地承前貴戚鮮克由禮或  
打毬擊鼓比周伎藝或飛鷹奔犬盤遊藪澤此甚爲不道非  
進德修業之本也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又曰無若丹朱  
傲惟慢遊是好朋淫於家用殄厥代伏惟陛下誕降謀訓敦  
勸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敗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圖之  
於未萌慮之於未有則福遐祿厚與國竝休矣臣又聞富不  
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  
自至信明語可誠之矣頃者韋庶人安樂公主武延秀等可  
謂貴矣可謂寵矣權侔人主威震天下然怙侈滅德神怒人  
棄豈不謂愛之太極富之太多不節之以禮不防之以法終  
轉吉爲凶變福爲禍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自死不其然歟書  
曰殷鑒不遠在彼夏王今陛下何勸之豈非皇祖謀訓之則

山西通志 卷二百九  
也今陛下何懲之豈非中宗寵任之甚也禮曰愛而知其惡  
憎而知其善可不慎哉夫寵愛之心人則不免去其太甚閑  
之禮節適則可矣今諸王公主駙馬亦陛下之所親愛也驕  
狂之道在於厥初鑒戒之義其則不遠使觀過務善居寵思  
危庶夙夜惟寅聿修厥德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  
守貴也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  
然後能保其社稷書曰制官刑警于有位敢有恒舞于宮酣  
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徇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  
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  
士有一於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甚可畏也甚可  
懼也伏惟陛下必察而明之必信而勸之有奢僭驕怠者削  
其祿封有樸素修業者錫以車服以懲其非心使奉其命無

使久而忽之無使遠而墜之臣聞非知之難行之惟難又曰  
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伏惟陛下慎之哉前車  
之覆實惟明證先王之訓誠以終吉若陛下奉伊尹之訓崇  
傳說之命不作無益不啓私門刑不差賞不濫則惟德是輔  
惟仁之懷天祿永終景福是集儻陛下忽精一之德開恩倖  
之門爵賞有差刑罰無當則忠臣正士亦不復談矣

荅韋中立論師道書

柳宗元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  
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  
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  
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且不敢况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人  
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

山西通志 卷二百九  
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  
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日牽引而  
憎與爲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孥而東  
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  
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  
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  
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旣自以  
爲蜀之日而吾子必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  
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  
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羣目以召鬧取怒乎僕自謫過以  
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  
者早暮拂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憤愈不可過矣平居望

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爲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  
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  
有孫昌孕者獨發憤行之旣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  
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  
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  
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  
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  
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  
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  
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  
爲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旣悉以陳之非以耀明  
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

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

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爲外庭所笑則幸矣

與太學諸生喜伏闕留陽城司業書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太學諸生足下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爲司業諸生陶煦醇懿熙然大洽於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爲道州僕時通籍光範門就職書府聞之悒然不喜非特爲諸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旣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顯寵勤至備厚乃知欲煩陽公宣風裔土覃布

美化於黎獻也遂寬然少喜如獲慰薦於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明聖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於下執事冀少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翼日退自書府就車於司馬門外聞之於抱關掌管者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頓首西闕下懇悃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輒用撫手喜甚震忭不寧不意古道復形於今僕嘗讀李元禮嵇叔夜傳觀其言太學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訖千百年不可覩聞乃今日聞而覩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於戲始僕少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爲朋曹侮老慢賢有墜窳敗業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鬪訟者有凌傲長上而誅罵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於衆人者無幾耳僕聞之恟駭怛悸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

而衆爲是啗啗也遂退託鄉閭家塾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跼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年之表何聞見之乖刺歟豈說者過也將亦時異人異無嚮時之桀害者耶其無乃陽公之漸漬導訓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聖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矣於戲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容善僞來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依託門下或乃飛文陳愚醜行無賴而論者以爲言謂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屨彼一聖兩賢相繼爲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於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得以沮

山西通志 卷二百九  
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爲已也於國體實甚宜願諸生勿得私之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勗此良志俾爲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

與裴墳書

應叔十四兄足下比得書示勤勤不以僕罪過爲大故有動止相憫者僕望已矣世所共棄唯應叔輩一二公獨未耳僕之罪在年少好事進而不能止儔輩恨怒以先得官又不幸早嘗與游者居權衡之地十薦賢幸乃一售不得者譁張排根僕可出而辨之哉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惡勢益險有喙有耳者相郵傳作醜語不知其卒云何中心之愆尤若此而已旣受禁錮而不能卽死者以爲久當自明今亦久

矣而嗔罵者尚不肯已堅然相白者無數人聖上日興太平之理不貢不王者悉以誅討而制度大立長使僕輩爲匪人耶其終無以見明而不得擊壤鼓腹樂堯舜之道耶且天下熙熙而獨呻吟者四五人何其優裕者博而局束者寡其爲不一徵也何哉太和蒸物燕谷不被其煦一鄒子尚能恥之今若應叔輩知我豈下鄒子哉然而不恥者何也河北之師當已平奚虜聞吉語矣然若僕者承大慶之後必有殊澤流言飛文之罪或者其可以已乎幸致數百里之北使天下之人不謂僕爲明時異物死不恨矣金州考績已久獨蔑然不遷者何耶十二兄宜當更轉右職十四兄嘗得數書無恙兄顧惟僕之窮途得無意乎北當大寒人愈平和惟楚南極海元冥所不統炎昏多疾氣力益劣昧昧然人事百不記一捨

憂慄則怠而睡耳偶書如此不宣

通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之言理道者衆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無焉其言本儒術則迂迴茫洋而不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苛峭刻覈不能從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爲靈符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逐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學者之至少也吾自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階室漸染砥礪幾乎道真然而常欲立言垂文則恐而不敢今動作悖謬以爲僂於世身編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強爲小書以志乎中之所得焉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尢好詭以反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嗜悅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經則溺其文必

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當後世之訕怒輒乃黜其不臧救世之謬凡爲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既就累日怏怏然不喜以道之難明而習俗之不可變也如其知我者果誰歟凡今之及道者果可知也已後之來者則吾未之見其可忽耶故思欲盡其瑕類以別白中正度成書者非化光而誰輒令往一通惟少留視役慮以卒相之也往時致用作孟子評有韋詞者告余曰吾以致用書示路子路子曰善則善矣然昔之爲書者豈若是撫前人耶韋子賢斯言也余曰致用之志以明道也非以撫孟子蓋求諸中而表乎世焉爾今余爲是書非左氏尤甚若二子者固世之好言者也而猶出乎是况不及是者滋衆則余之堅乎世者愈狹矣卒如之何苟不悖於聖道而有以啓明者之慮則用是罪余者

山西通志 卷二百九  
雖累百世滋不憾而惡焉於化光何如哉激乎中必厲乎外  
想不思而得也宗元白

荅楊中丞論文書

柳冕

來書論文盡養才之道增作者之氣推而行之可以復聖人  
之教見天地之心甚善嗟乎天地養才而萬物生焉聖人養  
才而文章生焉風俗養才而志氣生焉故才多而養之可以  
鼓天下之氣天下之氣生則君子之風盛古者陳詩以觀人  
風君子之風仁義是也小人之風邪佞是也風生於文文生  
於質天地之性也止於經聖人之道也感於心哀樂之音也  
故觀乎志而知國風逮德下衰風雅不作形似豔麗之文興  
而雅頌比興之義廢豔麗而工君子恥之此文之病也嗟乎  
天下之才少久矣文章之氣衰甚矣風俗之不養才病矣才

少而氣衰使然也故當世君子學其道習其弊不知其病也  
所以其才日盡其氣益衰其教不興故其人曰野如病者之  
氣從壯得衰從衰得老從老得死沉綿而去終身不悟非良  
醫孰能知之夫君子學文所以行道足下兄弟今之才子官  
雖不薄道則未行亦有才者之病君子患不知之既知之則  
病不能無病故無病則氣生氣生則才勇才勇則文壯文壯  
然後可以鼓天下之動此養才之道也在足下他日行之如  
老夫之文不近於道老夫之氣已至於衰老夫之心不復能  
勇三者無矣又安得見古人之文論君子之道近先王之教  
斯不能必矣

初受拾遺獻書

白居易

五月八日翰林學士將仕郎守左拾遺臣白居易頓首頓首

謹昧死獻書於旒扆之下臣伏奉前月二十八日恩制除授臣左拾遺依前充翰林學士者臣已與崔羣同狀陳謝但言忝冒未吐衷誠今者再黷宸嚴伏惟重賜詳覽臣謹按六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其選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位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苟容而不諫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上不忍負恩下不忍負心也夫位未足惜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由是而言豈小臣愚劣昧懦所宜居之哉况臣本鄉里豎儒府縣走吏委心泥滓絕望煙霄豈意

聖慈擢居近職每宴飫無不先及每慶賜無不先霑中廡之馬代其勞內厨之膳給其食朝慚夕惕已逾半年塵曠漸深憂愧彌劇未申微效又擢清班臣所以授官以來僅經十日食不知味寢不遑安唯思粉身以荅殊寵但未獲粉身之所耳今陛下肇建皇極初受鴻名夙夜憂勤以求致理每施一政舉一事無不合於道便於時故天下之心顒顒然日有望於太平也然而今而後萬一事有不便於時者陛下豈不欲聞之乎萬一政有不合於道者陛下豈不欲革之乎儻陛下言動之際詔令之間小有遺闕稍關損益臣必密陳所見潛獻所聞但在聖心裁斷而已臣又職在中禁不同外司欲竭愚衷合先陳露伏希天鑒深察赤誠無任感恩欲報懇欵屏營之至

山西通志 卷二百九  
荅戶部崔侍郎書

侍郎院長閣下戶部牒中奉八月十七日書且承康寧喜與  
抃會并別觀手翰訪敘綢繆何眷好勤勤若此之不替也幸  
甚幸甚首垂問以鄙況不足云蓋默默兀兀委順任化而已  
次垂問以體氣除舊目疾外雖不甚健亦幸無急病矣次垂  
問以月俸月俸雖不多然量入以爲用亦不至凍餒矣又垂  
問以舍弟渠從事東川近得書且知無恙矣終垂問以心地  
此最要者輒梗槩言之頃與閣下在禁中日每視草之暇匡  
牀接枕言不及他嘗以南宗心要互相誘導別來閒獨隨分  
增修比於曩時亦似有得得中無得無可寄言來書云麤示  
可乎斯不可也又知兵部李尚書同在南宮錢蕭二舍人移  
官閒秩退朝之暇數獲晤言每話舊遊輒蒙見念此蓋君子

久要之心不爲榮頓合散增減耳如不佞者又何幸焉然自  
到潯陽忽已周歲外物盡遣中心甚虛雖賦命之間則有厚  
薄而忘懷之後亦無窮通用此道推頽然自足又或杜門隱  
几塊然自居木形灰心動逾旬月當此之際又不知居在何  
地身是何人雖鵬鳥集於前枯柳生於肘不能動其心也而  
況進退榮辱之累耶又思頃者接確論時走嘗有言薦於執  
事云心與迹多相戾道與名不兩立苟有志於道者若不幸  
於外是幸於內猥蒙歎賞猶憶之乎今之身心或近是矣退  
思此語撫省初心求仁得仁又何不足之有也前月中長兄  
從宿州來又孤幼弟侄六七人皆自遠至日有糲食歲有麤  
衣飢寒獲同骨肉相保此亦默默委順之外益自安也況廬  
山在前九江在左出門是滄浪水舉頭見香鑪峯東西二林

山西通志 卷二百九  
時時一往至如瀑水怪石桂風杉月平生所愛者盡在其中  
此又兀兀任化之外益自適也今日之心誠不待此而後安  
適況兼之者乎此鄙人所以安又安適又適而不知命之窮  
老之至也院長公望日重啓沃非遙仰惟勉樹勲名勿以鄙  
劣爲念

與李生論詩書

司空圖

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爲辨於味而  
後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足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酸也  
止於酸而已若醢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華之人所以充飢  
而遽輟者知其鹹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嶺之人習  
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六義則諷喻抑揚淳蓄淵雅皆在其  
間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前輩諸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

下者耶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道學哉  
賈閬仙誠有警句然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於蹇澀方  
可致才亦爲體之不備也矧其下者哉噫近而不浮遠而不  
盡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耳愚幼嘗自負既久而愈覺缺然  
然得於早春則有草嫩侵沙長冰輕著雨消又人家寒食月  
花影午時天又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膠得於山中則有坡  
暖冬生筍松涼夏健人又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人得於江  
南則有成鼓和潮暗船燈照島幽又曲塘春盡雨方響夜深  
船又夜短猿悲滅風和鵲喜靈得於塞下則有馬色經寒慘  
鷓聲帶晚飢得於喪亂則有驂騮思故第鸚鵡失佳人又鯨  
鯢人海涸魑魅棘林高得於道宮則有碁聲花院閉幡影石  
壇幽得於夏景則有地涼清鶴夢林靜肅僧儀得於佛寺則

山西通志卷第二百九  
有松日明金像苔龕響木魚又解吟僧亦俗愛舞鶴終卑得  
於郊園則有遠陂春早滲猶有水禽飛得於樂府則有晚粧  
留拜月春睡更生香得於寂寥則有孤螢出荒池落葉穿破  
屋得於愜適則有客來當意愜花發遇歌成雖庶幾不瀆於  
淺澗亦未廢作之譏訶也七言云逃難人多分隙地放生鹿  
大出寒林又得劔更勝添健僕亡書渾似憶良朋又孤嶼池  
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又五更惆悵迴孤枕猶自殘燈  
照落花又殷勤元旦日欵午又明年皆不拘於一槩也蓋絕  
句之作本於詣極此外千變萬狀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豈  
容易哉足下之詩時輩固有難色儻復以全美爲工卽知味  
外之旨矣

山西通志卷第二百九

山西通志卷第二百十

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覺羅石麟奉

旨修輯臣之數喜聞臣之禮贊容言固多臣昔之味

器臣藝文臣對臣書臣說臣下出入臣時臣之臣而臣日

宋臣婚臣承臣奉臣恩臣勳臣辭臣拜臣封臣薨臣葬臣封臣太臣相臣封臣中

回文相公謝服闋入覲書臣不與書 歐陽修

右某啓伏承榮奉制恩顯膺寵典伏惟慶慰恭惟相公道兼  
文武功著鼎彝言行縉紳之表儀出入朝廷之輕重自執至  
情而不奪勉從制禮之難逾爰被徽章遂趨召節介圭來覲  
方優體貌之隆前席嘉謀卽正弼諧之任實繫士夫之素論  
豈惟朽拙之焉依敢謂謙摛特貽誨翰感銘之至忻忭交深  
外奉回文相公辭起復使相判河南書臣頌函臣對留守太

伏承光奉制書起從哀次未皇馳賀特辱貽函伏惟留守太師相公望重縉紳道高巖廟出處之際繫中外之重輕張弛有宜兼將相之文武蔚爲元老東在先朝雖孝性之隆專守經而執禮而權時之制或以義而斷恩副聖君仄席之思見忠臣許國之急諒難遵於固避幸勉屈於至情修方與蒼生同茲引領遽煩誨諭但極感悚典大

又回文相公服除遷侍申移判永興書

又修啟竊承顯奉制恩薦膺寵拜伏惟歡慶恭惟太師侍中器深宏達業茂經綸弛張文武之才出入將相之任而日者來覲冕旒之遠喜聞履舄之聲從容話言固多仁者之利體貌耆哲是惟先帝之臣宜加異數之優以爲一面之重雖方勞於憂顧藉有素之威名然而患輕四支不足爬搔於蟣虱

坐制萬里理當根本於朝廷卽期廊廟之來歸始慰士夫之素望過蒙謙挹曲示誨言趨賓祀以無由積感悚而徒切百里回陳州王密學賀冬書右修啓天心來復七日之享有初陽氣潛萌萬物之生以此茲謂履長之慶宜膺多福之祥伏惟某官性稟純誠識窮至韞講明道德是惟舊學之臣啓沃謀猷蔚有嘉言之話暫遂偃藩之便已勞側席之思卽膺圖任之求庸慰具瞻之望顧慚衰朽方事退藏自期田畝之獲安惟幸仁人之在土傾依祝詠交集悚靈一書

貝八與江惇禮秀才書不煩自景因昏意合

向示非國語論鄙意素不然之但未暇爲書爾乃示甚善柳子之學大率以禮樂爲虛器以天人爲不相知云云雖多皆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一  
此類耳此所謂小人無忌憚者君正之大善至於時令斷刑  
貞符四維之類皆非是前書論之稍詳今冗迫粗陳其略須  
見乃盡言然迂學違世不敢自是因君意合偶復云爾

與張秀才第一書

修頓首致書秀才足下前日辱以詩賦雜文啓事一贊披讀  
三四不能輒休足下家籍河中爲鄉進士精學勵行嘗已選  
於里升於府而試於有司矣誠可謂彼邦之秀者歟然士之  
居也遊必有友學必有師其鄉必有先生長者府縣必有賢  
守長佐吏彼能爲足下稱才而述美者宜不少矣今乃越數  
百里犯風霜干大國望官府下首於闈謁者以通姓名趨走  
拜伏於人之階廡間何其勤勞乎豈由心負其所有而思以  
一發之邪將顧視其鄉之狹陋不足自廣而謂夫大國多賢

士君子可以奮揚而光遠之耶則足下之來也其志豈近而  
求豈小耶得非磨光濯色計之熟卜之吉而後勇決以來耶  
今市之門旦而啓商者趨焉賈者坐焉持寶而欲價者之焉  
資金而求寶者亦之焉閒民無資攘臂以遊者亦之焉洛陽  
天下之大市也來而欲價者有矣坐而爲之輕重者有矣予  
居其間其官位學行無動人也是非可否不足取信也其亦  
無資而攘臂以遊者也今足下之來試其價旣就於可以輕  
重者矣而反以及予夫以無資者當求價之責雖知貪於所  
得而不知有以爲價也故辱賜以來且慙且喜旣不能塞所  
求以報厚意姑道此以爲謝

與張秀才第二書

修頓首白秀才足下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貺古今雜文十數

篇反復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大古曲等篇言尤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憫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拔今以復之古而翦剝齊整凡今之紛紜駁冗者歟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捨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君子之於學也務爲道爲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蒙虛無爲道洪荒廣略爲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子之言道曰道不遠人言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可離非道也春秋之爲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傳者曰春秋信道不信邪謂隱才能蹈道齊侯遷衛書

城楚邱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此所謂道者乃聖人之道也此履之於身施之於事而可得者也豈如誕者之言者耶堯禹之書皆曰若稽古傳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所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耶此君子之所學也夫所謂捨近而取遠云者孔子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如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耶蓋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唐虞之道爲百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闕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使後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嚴

若天然則書之言豈不高邪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  
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  
謹權衡使臣下誅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  
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謂養生送死爲王道之  
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爲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爲道而其事乃  
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今學者不深本之  
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沌於古初以無形爲至道者無有高下  
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至無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  
故能亘萬世可行而不變也今以謂不足爲而務高遠之爲  
勝以廣誕者無用之說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  
而近其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  
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爲足下道之也然某之所以云

者本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敢務爲奇言以自高邪  
幸足下少思焉

與王深甫論五代張憲帖

修啓辱教甚詳蒙益不淺所疑所論皆與修所考驗者同今  
旣疑之則欲著一小論於傳後以哀其忠如此得否修之所  
書只是變賜死爲見殺於憲無所損益憲初節甚明但棄城  
而走不若守位而死已失此節則見殺與賜死同爾其心則  
可喜但舉措不中爾更爲覓張昭傳中所載或爲錄示猶幸  
目痛草草不次修再拜 莊宗月一日遇弒存霸在河中聞  
變走太原見殺而憲亦走忻州明宗初三日入洛十日監國  
二十日卽位憲二十四日死初以此疑之又本傳言明宗郊  
天憲得昭雪則似非明宗殺之更爲思之如何

天憲同前書以非明宗之更爲思之故回  
修啓辱教益詳盡多荷存霸奔太原人言其馬鞅斷疑  
其戰敗而來存霸乃以情告仍自髡衣僧衣見符彥超曰願  
爲山僧望公庇護彥超亦欲留之候朝命爲軍衆所殺若此  
則憲似知莊宗已崩據張昭勸憲奉表則知新君立明矣但  
不知其走忻州何故也此意可喜而死不得其所爾食後見  
過更盡高議可乎修再拜

金其文曰

伐宋上書

竊懷愚懇不敢自默謹條利害以聞昔泰和間蓋嘗南伐時  
太平日久百姓富庶馬蕃軍銳所謂萬全之舉也然猶亟和  
以偃兵爲務大安之後北兵大舉天下騷然者累年然軍馬

氣勢視舊纔十一耳至於器械之屬亦多損弊民間差役重  
繁浸以疲乏而日勤師旅遠近動搖是未獲一敵而自害者  
衆其不可一也今歲西北二兵無入境之報此非有所憚而  
不敢也意者以去年北還姑自息養不然則別部相攻未暇  
及我如聞王師南征乘隙竝至雖有潼關大河之險殆不足  
恃則三面受敵者首尾莫救得無貽後悔乎其不可二也凡  
兵雄於天下者必其士馬精強器械犀利且出其不備而後  
能取勝也宋自泰和再修舊好練兵峙糧繕修營壘十年於  
茲矣又車駕至汴益近宋境彼必朝夕憂懼委曲爲防况聞  
王師已出唐鄧必徙民渡江所在清野止留空城使我軍無  
所得徒自勞費果何益哉其不可三也宋我世讐比年非無  
恢復舊疆洗雪前恥之志特畏吾威力不能窺其虛實故未

敢輕舉今我軍皆山西河北無依之人或招還逃軍脅從歸國大抵烏合之衆素非練習而遽使從戎豈能保其決勝哉雖得其城內無儲蓄亦何以守以不練烏合之輩深入敵境進不得食退無所掠將復遁逃嘯聚爲腹心患其不可四也發兵進討欲因敵糧此事不可必者隨軍轉輸則又非民力所及沿邊人戶雖有恒產而賦役繁重不勝困憊又凡失業寓河南者類皆衣食不給貧窮之迫盜所由生如宋人陰爲招募誘以厚利使爲鄉導伺我不虞突而入寇則內有叛民外有勍敵未易圖之其不可五也今春事將興若進兵不還必違農時以誤防秋之用此社稷大計豈特疆場利害而已哉其不可六也臣愚以爲止當遴選材武將士分布近邊州郡敵至則追擊去則力田以廣儲蓄至於士氣益強民心益

固國用豐饒自可恢廓前業成中興之功一區區之宋何足足平乎

遺陀滿胡士門書

元帥始鎮河中惠愛在民移旆晉安遠近忻仰去歲兵入平陽不守河東保完者惟絳而已蓋公坐籌制勝威德素著故不動聲氣以至無虞也邇來傳聞治政太剛科徵太重鼎竊憂之古人有言御下不寬則人多懼禍用人有疑則士不盡心况大兵在邇鄰境已虛小人易動誠不可不慮也願公以謙虛待下忠孝結人明賞罰平賦稅上以分聖主宵旰之憂下以爲河東長城之託不特不爲國平言之且冀書以來言

宋師出耶律中書書

宜其如策非門可類士元好問

易有之天造草昧君子以經綸伏惟閣下輔佐王室奄有四

方當天造草昧之時極君子經綸之道凡所以經造功業者定制制度者本末次第宜有成策非門下賤士所敢與聞獨有平事係斯文爲甚重故不得不爲閣下言之自漢唐以來言良相者在漢則有蕭曹丙魏在唐則有房杜姚宋數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當時百執事之人毗助贊益者亦不爲不多傳記具在蓋可考也夫天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舉而國家所以成就人材者亦非一日之事也從古以來士身立於世必借學校教育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喻如修明堂總章必得榱桷豫章節目礪砢萬牛挽致之材預爲儲蓄數十年之間乃能備一旦之用非若起尋丈之屋構櫺椳楔楹栝薨桷雜出於榆柳槐栢可以朝求而暮足也竊見南中大夫士歸河朔者在所有之聖者之後如衍聖孔公者

舊如馮內翰叔獻梁都運斗南高戶部唐卿王延州從之時輩如平陽王狀元綱東明王狀元鶚濱人王賁臨淄李浩秦人張徽楊奐李廷訓河中李獻卿武安樂夔固安李天翼沛縣劉汝翼齊人謝良弼鄭人呂大鵬山西魏璠澤人李恒簡李禹翼燕人張聖俞太原張緯李謙冀致君張德輝高鳴孟津李蔚真定李治相人胡德珪易州敬鉉雲中李微中山楊果東平李景西華徐世隆濟楊張輔之燕人曹居一王鑄渾源劉祈及其弟郁李全平定賈廷揚楊恕濟南杜仁傑洛水張中經虞鄉麻革東明商挺漁陽趙著平陽趙維道汝南楊鴻河中張肅河朔勾龍羸東勝程思溫及其從弟思忠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要之皆天民之秀有用於世者也百年以來教育講習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無幾喪亂

以來三四十人而止矣夫生之難成之又難乃今不死於兵  
不死於饑寒造物者絜而授之維新之朝其亦有意乎無意  
乎誠以閣下之力使脫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養之分處  
之學館之奉不必盡具饘粥足以餬口布絮足以蔽體無甚  
大費然施之於諸家固已骨而肉之矣他日閣下求百執事  
之人隨左右而取之衣冠禮樂紀綱文章盡在於是將不能  
少助閣下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假而不爲世用此諸  
人者可以立言可以立節不能泯泯默默以與草木同腐其  
所以報閣下終始生成之賜者宜何如哉閣下主盟吾道且  
樂得賢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一引手之勞宜不爲諸生惜  
也

伏惟晉位太宰竊爲天下慶而不敢奉問者非敢效劉元城

王雲鳳

不通司馬公書之義也以時多事端每一把筆輒長太息而  
止又不欲瑣瑣作世俗寒暄語是以因循至今近於谷文中  
始見陞少保益慶位益崇而志可大行也山中屢聞忠讜之  
言近者留王昂世疏尤爲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潞  
公有此也執事於是乎加人一等矣然介雖貶數月之間兩  
轉未久而復其殿中侍御史今王昂旣不獲還之青瑣則推  
薦超陞在執事筆端焉耳他日秉史筆者書此一行豈不是  
以照耀古今哉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  
擯斥岳正坎珂終身而極貪之陸布政反得峻擢今文達之  
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略也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

公可畏也。若人私情可略也。天下指視之嚴史氏紀載之實可畏也。一身極榮極貴極富可略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可復補。百年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追可畏也。且用舍之間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振獎進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頹竊恐有奔趨富貴譖談利達之人相見之際非稱功頌德之詞則乞憐求官之語未有以直諒之言達於德聰以古人功業望執事者故雲鳳敢布其愚焉。惟雲鳳於執事可以此言進故不復忌諱。雲鳳迂陋孤蹤疊辱薦藁今蒙委以巡撫重寄感激之餘慚懼交至久病殘喘豈堪任事不敢祇受只當耕田納稅爲畝畝之餘民養親讀書忘歲月之不我豈有夢寐更著衣冠束帶耶。惟俯垂憐念縱猿鹿於林莽之外投魚蝦於浩汗之中使各得其性焉。則雲鳳未

死之年皆執事之賜也。倘執事他日而南雲鳳尚當竹杖跨驢候門下於待隱之園或隨杖履登金山之巔把酒酌江以吊千古之豪豈不快哉。官之崇卑有無何足掛之齒頰間也。羣盜平天下蒼生之慶此固諸君子之力而執事運謀發縱知人用賢之功首受上賞然釋楚之懼平吳之憂古人蓋有深意而外患旣寧則有識者猶未可高枕而卧也。

帝其荅孫白谷督師書

劉理順山中

治愚不知兵事茲數日內連讀台臺籌畫知賊可計日而平如武穆之殪楊么也。雖然杞人私憂亦有願聞於左右者。大凡兵未集患無兵餉未充患無餉兵集矣餉充矣患律不明而氣不肅律明矣氣肅矣患權不一而衆不協權一矣衆協矣又患發之猛而謀不密前此之倏進倏退倏合倏散倏勝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一  
倏敗而迄無成功者坐是失也今邊兵續至驕將懾心三晉  
輸運畿南撥留部署各營燦若三辰申嚴叅糾勢成指臂數  
者俱可無患矣乃此舉係天下安危非直豫楚兩省如藥之  
剗劑博之孤注斷不可不動出萬全而徼倖於不可知之兩  
陣間也闖新併曹其部曲疑矣能必其真爲我用與僞官徧  
布其黨與分矣能必其不互相應援乎李申狡猾鼠伏山中  
能必其不爲後患乎荆襄水鄉西北士馬能必其耐彼沮洳  
乎左師桀驁狂逞無忌能必其不懷猜懼乎之數者皆長安  
縉紳苦心焦思而食不下咽者也諺云囊底智不令留異日  
此其時矣天下事非威不强非智不獲非虛不益非慎不臧  
故不敢避冒昧之嫌而率臆附聞仰希台鑒嘻真過計矣

復邢知吾書

張四維

在前池鹽不結卽將鹽課查豁嘉靖七八年間有鹽院題疏  
可驗於時部覆宣大歲額發帑金補之隆慶間池鹽不生鹽  
院具奏以帑藏空竭而邊供甚棘本部乃創爲預責商辦待  
池鹽甚生補給之說迄今爲河東大害環中條數百里間富  
家無故破產者十室九矣其實非法也茲承明臺惻然動念  
祈免逋課八萬固爲諸商大幸若求長便則帑金縱不能補  
發或如邱文莊所議解鹽不生將河南汝南等處用解鹽引  
暫行淮鹽河北開封等處用解鹽引暫行長蘆鹽陝西等處  
用解鹽引暫行靈州鹽令三處解銀河東運司充課待鹽生  
復舊此亦通變一術也今歲鹽花未知此時何如商困旣極  
若將來仍責預辦不惟理有不通卽力亦不敷而勢亦不行

矣

典韓文書

藝文

章懋

與韓文書

章懋

不奉笑談載更裘葛傾企之私與日俱積曩承手教憂時憂民深以國計為慮足見大臣身任天下之重得大易由頤厲吉之義良用嘉歎某竊以為時方多故財用匱乏欲求足國之道別無奇術須是力勸聖明躬行儉約裁省冗費而量入為出則經常之賦自無不足若侈費無節則雖頭會箕斂亦無益也其次莫若訪求善理財之人修劉晏之法變通有無亦可以濟一時之急宋人有用淮東一路之鹺息足治邊三十萬之軍餉而連年不煩朝廷調度者亦唯用得其人耳但今以資格用人豈能濟事若求之資格之外未必無其人也又今天下之財取於民者錙銖不遺不可以萬計名為官用實無分毫入於公府而悉歸私室苟能得人而鉤考之皆可

以充國用但非其人則不足以革弊而反以病民區區未敢悉陳之也先生開誠布公廣益集思以古人之心為心故敢布其愚慮如此不知尊見以為何如某具疏乞歸之事其老病不堪與情之不得已者前書陳述已詳茲不復贅萬乞垂念同年之舊特以一言達之當道成全其歸則知我之恩與生我者等矣瞻望門牆無由趨拜萬為國家倍倍崇重以永太平之基不勝願望之至

與喬宇書

伏惟先生以天生鴻碩若時登庸而才猷德望名於一世討謀樞宥之廷增重留都之勢朝廷之所倚毗四方之所具瞻永綏宗社鈞侯萬福其夙欽令聞恒切傾企思欲一瞻容色一聞緒論以慰鄙懷而弗克如愿荷蒙盛德撝謙禮下時賜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一  
存問非好善而忘勢者能若是乎昨歲門人董生歸自南雍  
又辱鈞翰下頒加以香帕會錄之貺而獎與過情且謂不肖  
享平格之壽三肅拜賜曷勝惶汗但書所謂平格者蓋指商  
之六臣能保又有殷格於皇天而多歷年數故周公以勉召  
公而碌碌庸流曷足與語於此哉此某所以再拜頓首而循  
牆遠避也來教所言蓋先生之自道耳方今大駕遠巡而前  
星未耀四方多故萬姓驚惶咸謂苞桑不繫伏莽可憂惟恐  
變出不虞患生所忽中外所望以扶持世教而康濟時艱者  
惟在於先生而已先生負有爲之志當可爲之時必將思所  
以廣儲蓄修武備爲足食足兵之計求異材結民心爲制治  
保邦之謀於以壯皇圖於不拔綿國祚於無疆則商周諸公  
不得專美於前矣異時推保乂之勲而享平格之壽者豈不

在於先生乎因便布此以拜來教之辱

與高平令衛子書

王維楨

客自晉中來者頗稱高平之政崇慈悲務寬大煦煦然有古  
愷悌君子之遺余甚嘉之顧獨念近世人情奇黠猥巧故治  
隨之變至弘治正德相接人情尚未甚澆故政宜敦大迨於  
今閱五六十歲矣天道三年一小變三十年一大變則人情  
推移可知也故體貌之遇士夫恩惠之結善類刑威之待邪  
慝斯三者從古善治莫之能易也若一槩量物不別等級不  
辨良惡則善人解體而凶人掉臂積久而名敗卽能改服振  
嚴百姓弗憚何者習故也世亦有主嚴治者君子又非之放  
意淫刑不當其罪小過而大懲甲怒而移之乙也詩云魚網  
之設鴻則離之刺不當也張衡治河間下車密先收捕大猾

郡中豪俠皆逃去他境盜賊止息大體立而先聲著也故苟當其罪荆樸不犯非我所致即斧質日事誰其懲焉吾子英年茂才於一邑何有第政體民情猶須裁察斯措置不謬而張弛中窾古人有言不剛不柔敷政優優以子通於詩故數舉其詞告之母謂余文墨者言之迂也泉南郭君獨稱子不輟口與余得之人言者殊異郭君忠厚如此待子更調頌聲於京師當復為言以賀

與弟民書

孔天孕

春闈客緒益復無聊臨清觴而增悶伏高枕以長吁乃知為貧而仕誠不得已也百泉書院背青山面綠水圖書湛采花竹含暉獨不得兄弟同遊攜手共玩雖有佳境祇攬予思山中水次嘉菜細鱗種列奇分曾不得一奉母慈吾豈食而知

味也

與霍思齋兵部書

明公鴻才駿德為世鼎臣比者膺大廷之殊簡綜四鎮之積弛曾不旬月綽已竟緒當奏凱還朝之日兼便道歸省之榮推功能之選舉忠孝之光至我公為甚盛矣鄙人斗瞻於停雲之餘雀躍於聞風之下然而自阻趨承者實以蓬累而行者無以與乎車馬之觀搶榆而處者無以與乎雲海之運是故高蓋之門無某之迹矣然鄙人刻意銘心盡是明公之誼固無間於形迹之遐邇也想公元通在宥必體諒之

與沁州張清源書

鄙生當離索之秋辱公千里命駕兩歲再及感服高誼至今未能往謝慙負門牆何可勝罪蒙不鄙愚陋以大製四編見

教兼令校敘緣宏詞奧旨未易窺測及生蓬心井鑑無一日  
靜定之休是以丹鉛雖具勘贊久稽日來病起覺有心緒遂  
擅恣評點僭爲敘說中間有一字一句一韻礙澀可換者仍  
乞斟酌去留須選善書者另贍一册仔細看過方可付梓小  
敘誠不足爲重但博笑耳

荅蕭岳峯督府書

王家屏

往聞荆翁特疏謬舉固已預憂坐累妨其魚水之權爲書止  
之詞甚懇切以爲薦我非所以全我而愛之或恐其害之也  
無何會疏上而詰責之旨果下紛紛譴斥銓省幾空矣不肖  
草土廢人誅之極之何足憐惜乃部院大老臺省諸君竝以  
不肖干連無端受咎不肖無乃爲妖星厲鬼禍衆殃人者耶  
聞狀以來股慄心塞無顏可立人世恨不卽死以絕株累之

端也顧念不肖卽愚戇旨上何至震怒不解若此人臣一身  
生之惟上殺之惟上威何所不行而不於其身於其舉之者  
又何必曲求旁引而曰此會推堪用非會議起用至以上言  
德政例之乎此其中簸弄樞紐造作機械不止毒不肖一人  
不肖死於君則死耳寧能死於此輩則不得不強顏苟活以  
待斧鑕之及而後敢死也夫國之大政莫大於用舍刑賞某  
之以不才多罪放斥之可也誅極之亦可也而荆翁以請告  
歸矣太宰又不安其位去矣撫鎮司道以畫邊事觸忤彊禦  
者尋端罷之逮繫之矣乃要功生事誤國殃民與夫跋扈飛  
揚恣行胸臆者曾未嘗出一言片語問焉用舍刑賞舛錯如  
是宜老成憂國者所爲感慨咨嗟也顧奈何輕言去哉幸爲  
社稷計爲三鎮軍民計非某敢以一人之私願依依左右也

客歲獲奉瑤札未及報命會忝制麻自惟經術行能無幸可  
 受知主上取重薦紳之間猥被登延畀非其任瞻望閣門遠  
 巡而不能前者數矣既承誨牘與進惓惓亦思勉自雕琢以  
 求不爽於先進之程度而性成質定譬之木駟膠舟用乃知  
 其不適耳夙夜圖維僅僅有一去可自遂而又值盈庭聚訟  
 舉國紛囂沸鼎風林未嘗有頃刻之靜也惟時叢疑積詬憂  
 危之狀所不能言而猶覲顏在列隱忍苟容汗鄉國衣冠為  
 三晉山川之辱不淺每念及此憤懣塞胸慙汗霑背恨所負  
 於門牆者不獨在音候疎節而已顧一念焦勞當誰可告語  
 者乎復軒敬田兩憲使皆某肝鬲交於其入賀也得稍稍披  
 衷慄焉因附起居并布悃欵諸所不盡統容嗣陳

救時急着上守東道書

辛全

聞之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上也故孫子以用間為  
 第十三篇今以賊攻我於勢屬逆彼猶能使人作細探我虛  
 實結為內應者彼能餌人以利誘人以術劫人以威故耳我  
 若是用之寧必無留侯陳平武侯諸人善謀用間者乎寧必  
 無蘇張蒯徹諸人善於辭說者乎寧必無荆軻樊於期黃蓋  
 甘於困辱以殉國者乎誠得其人各隨所長而用之或使之  
 離間賊黨或使之作我內應或示賊以禍福而使之散或引  
 賊於死地而使之陷或揚我兵威或透賊消息欲用其人勿  
 吝厚賞又須陽辱其身方可使賊不疑賊來奸細若有父母  
 妻子在此陰養之或明托心腹而暗用機關或善結其心而  
 使之誘眾又使去之人密與絕小印記使之暫且從賊混亂

搶掠暗裏爲我用事萬一大兵相遇令其自露不死於兵然須厚恤其家許以大賞方得其心可爲此事我則或托爲神語或編爲謠言歌曲或貼賊經由處所密射賊營又寫密書上云某欲率衆歸降殺某人以圖免死或將數頭目中一頭目厚送金帛令衆賊相疑或數路張兵一路伏兵伏火令用間者引之自投總之變化莫測闔闢由心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賊未有難平者也

荅曹真子論辛復元書

高攀龍

復元公聖質也見在已是吳康齋先生等輩矣說者謂康齋不及白沙透悟蓋白沙於性地上窮研極究以臻一旦豁然康齋只是行誼潔修心境靜樂如享現成家當者快樂受用而已然其日漸月磨私欲淨盡原與豁然者一般卽敬軒先

生亦不見作此樣工夫至其易簣之詩謂此心惟覺性天通原是此樣境界不可謂其不悟復元公再肯進此一步大儒矣但恐其質妙行敦身心已定疊得去日用已灑落得去不信有此一步只有一試法須自知之有妄想否有倚靠否若有妄想卽樂亦須假物如讀書亦假借也若有倚靠卽敬亦是倚靠如以敬直內便不是直也弟得其樂天集如飲沆瀣不忍釋手故不能奉璧更望翁臺再見賜其養心錄千萬千萬以送却世責皆備固無掛礙且不暇果出特事之區良平夷出荅劉心統侍御景狀賦風醉詩言德園豔宋之類外河汾諸生有幸全者天賦異質兼以純修力行孝弟於家不求聞達於世倘得台臺薦揚以補鄉舉里選久廢不行之典其於世道始非小補敢因明問而及之

景天錄

其外上總制王憲檄責土魯番書又云

寇天敘

六月十一日奉教翰諭以差通使賚鈞帖出關省諭回虜迺知老成憂國至意非常情所能測也先是嘗有人建議差回夷出關講和僕恐啓釁招尤損威納侮有虧國體未之敢從今以鈞帖切責省諭固爲得體但不知果出執事之獨見乎亦踵前人之故事乎抑亦得之他人之獻策乎督府所行分當速奉但事體重大朝廷威德所關某濫竽守臣偶有所聞不敢不披瀝陳之以備採擇本朝處西域故事甚多未及縷數姑以其近者言之正德中總制彭公領勅帶領兵糧專以經略哈密爲事亦嘗差人持鈞帖省諭回虜頭目令其勸諭速壇滿速兒將速壇拜牙郎及金印城池歸還哈密彭公仍進軍甘肅諸地遙振兵威當時所費金幣無慮數千後城印

雖還旋復負約蹂躪邊郡踰月始寧此先事之鑒也且彭公鈞帖詞議婉甚又挾之以兵威其所就僅及於是今欲直責其罪而復無軍聲以振其後何其輕忽之甚邪然此虜在我特以犬羊視之在彼固一國之主也况彼番國非我內地朝廷相待亦以優禮會典具載今以奴隸相視直呼其名而責之不知果能厭其心否也且省諭之意本欲息兵而謀出不臧僕恐兵釁自此啓矣又鈞帖所言兵馬芻餉奸回無不知之萬一激中其怒大舉犯順將何以處之縱使無此或將所遣通使拘留不發又不回報將何以處之已之則損威不已則速禍斯二者不可不深思也今之建議者徒以彭公故事爲言殊不知彭公其中有委曲耳又所賚幣帛不聞何用萬一遣使愚昧悞致酋首之前豈不遺彼之笑乎差遣使人遠

通異國亦是大事未經奏准又不題知恐於事體未安且慮他人議其後也或以回夷入寇慮守臣不能戰却失事故爲是以息兵端此尤迂淺難通之見非忠爲國家謀者蓋四夷犯邊亦是常事兵家勝敗亦無常形且彼夷譎詐多端恐差人一出事端愈繁愈難爲處鈞帖有云將速壇拜牙郎送還哈密復國爲王如其不振聽爾選擇自立此於事體尤爲未順蓋哈密是我封地今雖爲彼占據猶望恢復彼亦不敢以爲已地也若署置由之是遂棄其地矣不知執事左右亦曾慮及此乎彼造端者蓋欲僥倖以邀名收功而遺患於人或將遺患於地方也以愚揆度此虜求貢是其本心直欲我先差人以占地步耳若少鎮靜不動彼或遣人騷擾或差人求貢彼來騷擾則謹爲隄備若來求貢亦必勒致番文然後議

奏庶於國體不虧夷橫可遏蓋拒之堅則其貢可久許之易則其患隨至也至於興復哈密安置藩籬之事尚需熟講而後行必欲馳檄切責亦須調集兵馬隨路駐劄遙振聲勢以備他虞斯無後患雖然此特策之亞耳傳曰愚者闇於成務智者見於未萌與其勞師費財爲此不可必成之事孰若分兵聚餉以遠臨邊地俟其隙而沮擊之爲計之上邪極知言辭率直干冒威嚴罪狀莫追然不爾則事理不明不足以破執事之惑事在同舟故敢極言如此倘蒙俯納於地方未必無益或以爲阻撓而深罪之庸劣之材不堪此任久矣必將連章求去決不敢阿從以徼非分之功伏惟鑒諒無任悚息

對狀荅余司徒書簡備且以不父與對狀如何喬新爲嫌

三月中僕在蒲州忽報閣下仍以節鉞出總軍務蓋朝廷以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一  
北虜爲憂故暫輟廟堂之相以爲邊陲之重耳方欲遣使問  
候起居忽承華翰誨諭且以不及與僕始終賑飢之事爲歉  
仁哉大君子之用心也閣下垂念及此僕敢不盡言以獻於  
左右乎山西之民凋弊極矣或父食其子而子亦殺父而食  
之或夫食其妻而妻亦殺夫而食之至於叔侄相食姻婭相  
屠又其小者耳人類至此有識寒心蓋自去歲春夏不雨而  
麥菽無收八月降霜而黍糜盡槁非惟平陽澤州二處而已  
潞沁汾遼與太原之岢嵐保德二州與嵐臨河曲四縣災傷  
莫不皆然有司已嘗具奏該部移文覈實而分守分巡者以  
邊儲方急慮爲已累但將平陽所屬十五州縣澤州并所屬  
四縣勘作全災其餘州縣或作七分有收或作五分有收俱  
派邊糧督責嚴急人情不堪軍民所以逃亡或去爲盜賊者

以此也幸蒙閣下在朝翊贊皇猷將平陽所屬三十五州縣  
并澤州所屬四縣稅糧悉皆蠲免已徵者亦留賑濟而潞沁  
汾遼等處以勘作半收之故不沾恩典此乃分巡守者悞國  
病民之罪也僕至此以來加意賑恤流逋復業者十纔一二  
近聞貴部委官催徵去歲所派邊糧百姓憂惶咸欲逃竄愚  
切以爲山西之民如久病之人瘠已甚矣飼之以粥尤恐其  
不活又從而奪其食其有不死者耶且數州原派邊儲不滿  
三萬以大同師旅之衆豈數萬石所能濟哉倘邊儲有缺不  
過煩閣下一奏朝上章而夕報可矣敢煩閣下憫此方羸餒  
已甚移檄所司已徵在官者先行起運未徵者暫候秋成追  
徵則僕之受賜多矣是乃閣下始終賑濟之心也萬乞留意  
焉黃河運道甚艱畢主事所運糧此月半方可到孫家灣大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一  
同祿米僕已均派煩諭各府赴藩司關領書辭繁委不勝悚  
懼頃對之受賜多矣且聞不似尋常之小也萬分留  
日其與李卓吾書 徐鑾

讀洞庭湘妃辯援引博而彈駁精大快人意今鳴條岡卽在  
安邑舜陵亦在安邑以孟子卒於鳴條一言斷之確乎無疑  
再考竹書紀年舜三十二年命夏后總師陟方岳三十三年  
夏后受命神宗三十五年命夏后征有苗四十九年帝居鳴  
條五十年陟此本文也註云鳴條有蒼梧山今海州註係沈  
約所述隱侯博而傍涉不盡據經當由檀弓一語誤之史記  
及孔氏尚書傳疏皆本檀弓宋孫奭孟子疏又本史記孫又  
引書傳云鳴條在安邑之西而不能深辯今天下稱蒼梧者  
三粵西蒼梧今梧州洞庭蒼梧今岳州鮑照賦所謂南馳蒼

梧也九域志東海縣有蒼梧山今海州贛榆縣粵西舜祠無  
謂已不待辯洞庭蒼梧之說至今牢不可破然宋陸均作翼  
孟已曾疑之困學紀聞引呂氏春秋舜葬於紀以蒼梧山在  
海州界近莒之紀城以附會於呂覽及竹書注海州之說愚  
以爲此亦穿鑿好異之見耳竹書文最古縱有傳譌亦不出  
於漢儒之手據尚書五十載陟方似總言舜受禪後遍陟方  
岳如竹書三十二年所云紀其大政非必以陟方爲斷也九  
疑舜墓千古以來孰知其處特衡岳舜所南巡今有舜祠理  
爲近之海州蒼梧山記載幾湮絕無舜墓舜祠遺址豈有帝  
都冀方而身沒乃葬於海僻一隅莒紀小國春秋時且爲附  
庸唐虞時當甚荒落帝陟方岳朝羣后當之名嶽通都乃之  
窮海之濱野死不還而葬此乎唯孟子卒於鳴條與竹書四

十九年帝居鳴條語合故當以孟子為信矣又有帝王世紀  
 一說有苗氏叛舜南征陟於鳴條殯以瓦棺葬於蒼梧九疑  
 山之陽是為零陵謂之紀市此其無端牽合尤為可笑虞書  
 有苗弗率命禹徂征卽在三十四年禹受命神宗之後與紀  
 年所載無異越十五年而帝始陟敢於誕妄瓦棺殯葬乃周  
 人以葬下殤者而以証帝制抑又誕矣禮經蒼梧一語或出  
 漢儒且蒼梧既無定名安知古鳴條之野不有以蒼梧號者  
 山海經云蒼梧帝舜葬其陽丹朱葬其陰舜以唐封丹朱卽  
 今平陽則古蒼梧卽鳴條地可為一證如云楚之蒼梧則丹  
 朱亦從舜南巡而葬此耶足下所述已詳已悉因尚有數種  
 姑述所聞以共折時人三尺之喙若舜墓之說明則湘君湘  
 夫人堯女舜妻之謬不攻自破矣

上楊虞坡大司馬書

茅萊坤

竊惟公之勲業道德古傳記所稱名世者也方公開鎮遼薊  
 時僕嘗幸為吏河魏獲以簿書事公幕府不幸未幾坐他訕  
 擊而去之亦僅以簿書事公幕府而沓不及從公遊出入亭  
 障擘畫山川以覩公吐掘胸中之奇者歸來乎林谷已匝八  
 年公之出將入相固已兼漢之博陸侯唐之汾陽王而身有  
 之今之海內兒童牧豎田夫里嫠無不識記公之名氏勲爵  
 而指呼曰大司馬楊公當代一人也雖異世之士及覩公鼎  
 彝所銘竹帛所載猶當讀其書想見其人願為之執鞭焉而  
 况於僕嘗廁下吏之末者顧偃卧於薜蘿之深巖穴之幽而  
 不復為片楮隻字以布殷勤者何哉蓋亦有說君子之得志  
 也為雲翔為景從其跡既薄日月之末不敢不附世之名公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一十一  
巨卿思以顯其道而聲其施矣君子而遭讒坐訕也爲離羣  
爲子行其身任塗泥之際不敢不共世之迷陽郤曲者思以  
逃乎虛而匿其名矣近得友人潯陽吏部白石司馬書竝稱  
公嘗與品詮天下之士往往齒及不肖且許其可少備緩急  
而策使之者竊自慙蜥蜴之末無因而致虬龍之前也鶴鷄  
之羽無因而薄鷗鵬之側也豈公於曩之簿書所報而過與  
之乎抑亦於簿書所報之外或采其宦轍所嚮稍及尺寸之  
布者乎僕自慙於兩者皆不足以摹畫於公所注記者也不  
然公之好士之聲滿天下公蓋好真龍而人或以畫龍者聞  
於公也雖然公旣下憐僕僕雖廢不敢不以所林瞻而壑仰  
者畫一而陳之左右矣近代以來勲名之士所爲聞世者有  
二其以弼亮正直聞者則多潔白之譽詩之所詠素絲羔羊

是也之人也則可以之表帥百僚而不可以之馳驟疆場之  
險其以倜儻奇偉聞者則多嫖姚之氣詩之所詠武夫虎臣  
是也之人也則可以之節鉞邊徼而不可以之樞機宮掖之  
近無他天之生才不兩能而風氣之在人亦各習其近而能  
之也惟公則不然方其外也一按節而臨鎮則漁陽上谷雲  
中上黨之間旃裘之虜爲之徙幕而避及其內也則彈壓中  
朝坐鎮國家雖席勢怙寵之貴猶爲之屏跡斂翮而不敢出  
氣此於其間非可以口舌爭非可以形力攫雖公亦自有所  
不能知者傳不云乎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僕故曰公蓋兼漢  
之博陸侯唐之郭汾陽而身有之者也此非獨愚之言也天  
下之言也况存翁相公執國以來獨共公相與出入帷議以  
政體歸六部以公議付臺諫以邪正別士習數十年內外滌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一十一 藝文 三  
濫媮佚之弊一朝而鏡去之聞都市之間士大夫澣衣濯冠  
至不敢持刺而庭謁於乎盛矣然公抑亦考醫之說乎病者  
內困於飲食外困於藥餌者之不察日翬然而闕且以死其  
越人倉公之至迺爲之澣其腸而滌其胃當是時亦已適矣  
然能無所以察其陰陽虛實而徐以收之者乎近聞兩都卿  
寺之間易置者半其以罪奪或繫或禡或絀秩者相望其餘  
百職事凜然惴怖疑懼不敢自必古之君子未嘗不願國家  
屏讒抑邪然獨不願以黨名者何蓋有所深憂乎其間耳僕  
嘗讀傳記至漢之元成宋之熙寧元祐之際其間君子小人  
之進退得失僕固未嘗不仰天而嘻抑未嘗不撫膺而恤者  
此於其際僕所熟計而過慮而又不欲以指言之者也唯公  
以身繫天下之安危而亦心切天下之安危故僕之區區不

敢不以尺寸之知而附聞於左右也伏惟我公留意焉幸甚  
國朝

無意與裴侍御希度再書

魏象樞

樞不揣愚昧妄與先生講此道者屢矣今不敢再置一辭以  
滋瀆擾惟區區講道之心有不得不切陳於先生者先生之  
講道也自性命以迄事功本末精粗條理畢貫彙先儒語錄  
而叅以獨悟可謂理學到家矣卽稍帶禪語亦不過向內潛  
養之一助先生入手原自三宗心印來何足爲病如明心則  
佛也而吾儒亦未嘗不存心煉氣則仙也而吾儒亦未嘗不  
養氣大抵同體而異用耳樞雖至愚頗能解此以此而病先  
生將誰欺乎凡此皆樞之知而不講非樞之講而不知也竝  
非樞與先生講而恐先生不知乃先生與樞講而恐樞有不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一  
知也竊見人心之陷於私欲者甚衆學者亦不免功令申於前而不知敬刑獄繩於後而不知畏上累父母申累兄弟下累妻孥而不知恥天亦可欺君亦可欺友亦可欺而不知悔大衆惘惘如夢方酣豈無賢人各掃門前雪矣只有講道不着以寡欲爲工夫以盡人倫爲體用可以佐朝廷功令之所不及可以挽人心廉恥之未盡喪樞願大而行孤須得四三同心者各自檢點共爲補捄欲立欲達豈伊異人任哉幸先生素究性命之學必有利人濟物之志吾道其不孤矣不謂先生愈講愈大愈空似渾然有合於天者然却似漠然無意於人者然先生果有自得之趣斷無遺人而學天之理孔子下學而上達諒先生身體力行久矣樞雖至愚頗能解此然非樞之所以求講於先生者也先生賜講者六總以不

落言詮意中獨會爲主此種道理惟孔子與顏曾輩有之孟子之教門人則不然矣且諸儒闡發之書充棟何必紛紛聚訟說元說妙辨別毫髮閒做三五篇好文章流傳後世只要把寡欲盡倫的道理見一人則與一人講而一人或有轉相講者十人之中或有一二人發其敬心畏心恥心悔心者以千百計之所全不旣多乎區區與先生講道之心如此而已矣讀先生靜中調攝之說專貼在自已身上全我神氣圖個却病延年此段工夫原不可少至云誠中形外言之有本樞謂內不欺心便是誠中外不欺人便是形外實不知其元妙之旨也若知而故秘卽是欺矣昨言薛文清語錄字字講性命必有實用樞不必得其心法而理自在天地間先生一見當自了然其諸家一切講學格套俱可廢却止存陽明致良

知一語足矣至龍谿之學近禪樞不甚喜夜來看到極合樞  
意處輒大呼龍谿先生爲知己其一曰聖學之要以無欲爲  
主以寡欲爲功寡之又寡以至於無明通公溥而聖可幾矣  
此實際也一日人倫天下之達道不可須臾離也其二曰吾  
之一身不論出處潛見當以天下爲己任方是不求溫飽做  
人的勾當方是不愧屋漏配天地宰萬物的工程噫何其句  
句腳踏實地也先生欲樞靜心三四月必有可信處料不過  
兀坐一室且與人省些講說樞將預信之矣樞心白矣言止  
矣再講亦祇重理前說矣勿煩再荅以重愚昧幸甚

東畢亮四同年

長者僕之畏友嚴師也聞賢聲與岱嶽齊都下紳士大夫及  
兒童走卒之口無異說知非邀譽者昨卓異之選與固榮不  
與何辱哉僕常問客某某做得官否曰做得又問做得人否  
客無敢荅者做官做人是一是一耶高明聊當自慰僕之畏  
且嚴益不敢稍後矣

荅翼城師清寰書略

党學成

不尊德性不可謂道問學不道問學不可謂尊德性若曰用  
力居多此學便屬偏曲項平父書雖出朱子亦陽明定論中  
所彙括者何可據以爲的實也朱子之學居敬窮理也存心  
致知也存養省察也的是博文約禮家法台教摘出格物窮  
理四字而謂其務節目而遺原本本似乎於朱子面目尚有未  
肖也若就原本本言之則彼家之學自是著力原本者第恐彼  
之所謂原本者非吾之所謂原本者耳教中所指先儒經書  
之語何語非該貫動靜而敦篤夫原本者昔朱子幼時亦曾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一十一  
好禪比見延平先生每有論說先生只言不是朱子再三叩  
請先生曰只讀聖賢書便見今存養主敬許多話頭皆聖賢  
精旨所在人苟虛其心平其氣去其好奇之念忘其先主之  
言只於四書五經性理大全中將此等話頭一一領會而不  
敢誣爲我心註脚則此道不泯可指日而子然矣倘不屑務  
此而醉心於傳習定論等書則彼家立論將此等字眼解註  
一齊換過如論語博文中庸博學皆不肯解作讀書大學格  
物只解爲爲善去惡令人一見卽爲所惑見台不知曾於此  
等處看破否也正道一路也邪蹊百千也凡百異學誰不高  
言原本但正之與邪所差別處只在原本上毫釐之間總之  
彼家皆是養神吾儒獨是盡性彼家話頭亦有間似吾儒者  
吾儒話頭亦有間似彼家者世之學人始若以非而混其是

久將以是而斥其非矣是在精義君子虛其心平其氣只細  
心於聖賢書籍久當有以見之非一時筆舌所能取辯也  
唐

上裴晉公啓

柳宗元

伏以周漢三宣中興之業歌於大雅載在史官然而申甫作  
輔方召專淮夷之功魏邴謀謨辛趙致罕羌之績文武所注  
中外莫同伏惟相公天授皇家聖賢克合謀叶德一以致太  
平入有申甫魏邴之勤出兼方召辛趙之事東取淮右北服  
恒陽略不代出功無與讓故天下文士皆願秉筆牘勤思慮  
以贊述洪烈闡揚大勲宗元雖敗辱斥逐守在蠻裔猶欲振  
發枯槁決疏潢汙罄效蚩鄙少佐毫髮謹撰平淮夷雅二篇  
恐懼不敢進獻私願徹聲聞於下執事庶宥罪戾以明其心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一  
出位僭言惶戰交積無任踴躍屏營之至管渠莫以聞其心  
某啓某愚陋狂簡不知周防失於夷途陷在大罪伏匿嶺下  
於今七年追念往愆寒心飛魄幸蒙在宥得自巡省豈敢徹  
聞於廊廟之上見志於樽俎之際以求心於萬一者哉相公  
以含弘光大之德廣博淵泉之量不遺垢污先賜榮示奉讀  
流涕以懼以悲屏營舞躍不敢寧處是將收孟明於三敗責  
曹沫於一舉俾折脇臏脚之倫得自拂飾以期效命於鞭策  
之下此誠大君子并容廣覽棄瑕錄用之道也自顧孱鈍無  
以克堪祇受大賜豈任負戴精誠之至炯然如日拜伏無路  
不勝惶惕輕冒威重戰汗交深

賀中書門下平澤潞啓

杜牧

某啓伏以上黨之地肘京洛而履蒲津倚太原而誇河朔戰  
國時張儀以爲天下之脊建中日田悅名曰腹中之眼帶甲  
十萬籍土五州太行夷儀爲其肩關鍵馬強兵爲其羽翼自  
逆黨專有僅及一世頗聞教育實曰精強昨者凶豎專地之  
請初陳聖主整旅之詔將下中外遠邇皆疑難攻蜂虿螳螂  
頗亦自負伏惟相公上符神斷潛運廟謀仗宗社威靈驅風  
雲雷電掌上必取殼中難逃纔逾周星果梟逆首周公東征  
之役捷至三年憲皇淮夷之師尅聞四歲較虜寇之強弱曾  
不等倫考攻取之敗亡何至容易若非睿算英略借箸深謀  
比之前修一何遠出自此鞭笞反側灑掃河湟大開明堂再  
振儒校窮天盡地皆爲壽域之人赤子秀眉共老止戈之代  
某謬分符竹實由恩知慶快歡忭之誠倍百常品不宣

宋贈公於實由恩賦與為濟州之補計百常品不宣  
 遊與薛舍人啓皆為嘉州之人亦千表昌共楊上億之外  
 伏自光奉天恩已伸拜賀伏以舍人汾陰令族稷下名流摘  
 詞揆天聚學成海千丈磊砢材實任於棟梁十德瑰琦器自  
 標於瑚璉早踐揚於近署久薰灼於大名羣公懷居右之慙  
 萬乘恨相得之晚調兩河之兵食遂輟輶軒裁五色之詔書  
 爰升瑣闥華星列位既上應於哀鳥文石分班且日趨於翔  
 鳳固已給北宮之雙筆判西掖之五花思若湧泉吏將脫腕  
 盤石尚在念祖德之不忘青紙遠頒見王言之誕布固湯誥  
 禹謨之可復豈元和長慶之足云某品格非高資望素淺慕  
 義不已徒願於執鞭受寵若驚敢希於結綬附騏驎之尾或  
 千里之可期草鳳凰之書憂一時而不借北面永伸於師事

東邱豈恡於誨人庶承善誘之恩少追曠官之責特蒙殊念  
 曲示長牋仰戴重知無任下懇

賀文參政啓

歐陽修

伏以元膺制命參秉國鈞爰擇令辰已諧禮上伏惟慶慰恭  
 以某人學通繫表識照幾先懿文為大國之光華偉望乃一  
 時之柱石上心所束適符資弼之祥輿頌載喧久渴為霖之  
 望果膺寵數式副具瞻進退羣材運誠衡之輕重調和元氣  
 登至治於升平然後正台袞以代天工列功勳而銘廟器符  
 為元志以重熙朝某幸在陶鎔惟知慶忭商秋式序歲物方  
 成伏請上為邦家精調寢膳

賀文相公拜相啓

伏審就降命書入持宰柄伏惟慶慰恭以某官際天蘊識名

世標才以文章甲賢科以忠義挺臣節華要之選翺翔逮周  
素蘊內充所臨必最化行右蜀政貳中樞屬邊寇之肆狂仗  
使威而殄滅暫形籌略已取蕩平還居廟堂副聖主仰成之  
意坐調鼎鼐洽羣生成遂之和凡被陶鎔皆知忭頌矧居庶  
列實倍常情

望黃州回還太守畢仲遠啓

蘇軾

五年嚴譴已甘魚鳥之鄉一舸生還復與縉紳之末屢將通  
問輒復自疑方茲入境之初遽已誨音之辱披緘驚眩撫已  
汗惶恭惟某官師帥斯民表儀多士道德龔黃之右牢圍坐  
空風流王謝之間嘯歌自得豈特居人之安堵固將遷客之  
忘歸路轉湖陰益聽風謠之美神馳鈴下如聞警欵之音瞻  
詠實勞敷宣罔旣

明

荅馮司理請修誌啓

王濬初

伏以天開形勝節臺控表裏山河地闢輿圖册府炳旂常日  
月文獻足徵昭代編摩允藉名流豈是鯁生可參鴻製粵稽  
禹貢惟并冀夙號上游自入職方與宣雲竝稱重地爰開制  
府兼總塞垣連數千里之金城湯池咸歸四履舉百萬衆之  
五符尺籍盡屬中權遡建牙以來戰欵修守之機張弛互用  
凡受鉞而理得失成敗之故法戒攸存藉非徵信之文曷著  
綏寧之績時如有待文乃在茲恭惟台臺學富邱墳望隆山  
斗南金竹箭品重楚材刻羽引商調高郢和黃堂司理暫弭  
節於雲中丹陛徵賢佇聯班於日下適幕府創修邊誌書局  
新開推明公獨主詞壇史才彙集何知謏陋亦荷徵求目僅

一丁莫副懷鉛之志胸無二酉寧堪載筆之勞矧偃蹇於棘  
圍復蹉跎於薇省壯心猶在驥伏櫪以長鳴舊殖盡荒豕渡  
河而莫辨詎有藏山之業比於懸市之書賴秉如椽藉東里  
之潤色兼資充棟效西觀之搜羅即未窺全豹之班亦可備  
一狐之腋第虞塞白坐耗餐錢况未殺青敢居聘幣肅茲控  
謝尚冀矜原以旃以旃業拜招延之命為袞為鉞行觀筆削  
之成稟仰惟殷敷宣罔既金如馬出亦綈四對舉百萬衆之

唐貢

扶風馬孺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羣兒戲郊亭土頃然

有奇女墮地有光繹然被緞裘白紋之衷首步搖之冠貴遊  
少年駭且悅之稍狎焉女頰爾怒曰不可吾故居鈞天帝宮

下上星辰呼噓陰陽薄蓬萊羞崑崙而不即者帝以吾心侈  
大怒而謫來七日當復今吾雖辱塵土中非若儷也吾復且  
害若衆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講室焉及其進取杯水飲之噓  
成雲氣五色脩脩也因取裘反之化為白龍徊翔登天莫知  
其所終亦怪甚矣嗚呼非其類而狎其謫不可哉孺子不妄  
人也故記其說

宋

至許冰壺說天剏執雨山川出雲 姚鏞

唐梁國公作冰壺誠以厲當官者舊萬安令李東揭而名縣  
之西齋鏞朝夕處冰壺之下不知誠不在目而在心也遂為  
之說曰人之一身宰之者心凡身之動皆心之形大哉此心  
至靈至神至明至清天地自此位日月自此明四時自此運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一十  
鬼神自此靈萬物自此生一狗乎意則昏昏濁濁不能如鑑  
之澄天地日月鬼神皆爲之不寧四時萬物又烏乎有成無  
怪此身爲物所攫夫惟克已復禮閑邪存誠不泊乎本靈本  
神本明本清而後此身表裏自然如玉壺之水故曰嗜欲將  
至有開必先降時雨山川出雲  
元

八世李侯諸子名字說

虞集

河東李侯有子若姪七人皆長矣一日悉命以名而字之曰  
思慎字克孝者侯之兄子也曰思謹字克忠曰思善字克敏  
者侯仲弟之子也曰思德字克峻者侯之子也曰思貞字克  
固曰思信字克誠曰思勤字克敬者侯季弟之子也其取諸  
字義者蓋因其性之所近而揀其習之所偏以示勉勵警戒

之意云於是以前告虞集曰願有以申其說使昭然知所以爲  
教者永久不忘也集曰古者筮賓而冠旣冠而字則辭而祝  
焉禮也而集不令不足爲之辭不敢當也且知子莫若父其  
所以命子者宜必深切而至當矣爲子者受言藏之而用力  
焉革其所未善勉其所未能充其所未至則一言也終身行  
之而有餘矣不然則雖使儒生數十更咻而迭喻之亦何益  
哉雖然集不敏忝以誦道古訓爲職事其敢固辭乎乃祝之  
曰勗爾思慎必戒必懼以事爾親爾不克慎不孝之名將在  
爾身可不慎哉勗爾思謹必競其業以事於君爾不克謹不  
忠之名將累爾親可不謹哉勗爾思善善善固爾有爾不加敏  
善曷能至勗爾思德德稟自天旣峻且明勿虧其全貞德之  
固信德之實勉哉爾勤三思勿失旣祝已又語之曰謹慎勤

以行言也善與德以得諸天而有諸已者爲言也貞信以德  
中之一事而爲言也大抵皆文之美者也文之美者遠數之  
不能旣其類七言者又安足以盡之要其歸在於能思而已  
箕子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至  
哉思乎一有不思則慎謹者肆而勤者惰矣善不明而德不  
立矣貞者不貞而信者不信矣思之哉思之哉苟思之則忠  
孝而下凡百行之美無不能矣二三子思之哉終日不食以  
思終夜不寢以思則父命之嚴必能深求其意而有立於成  
矣然則吾見李氏之子孫福祿方來而未艾也二三子勉之  
哉

明

焦黃兒說

王邵

我里有鬻黃餅爲生者焦其氏也年可六十餘兩目矇矇惟  
隙光未漸客久言旋無錐立地阿弟哀之資以錢數十易黃  
米二三升爲資爲糝浙之炮之爰成黃餅蓋俗逢寒食則食  
之今以麥餅貴遂爲常食也余里居聞其呼鬻聲不絕耳每  
荷一具晨出晚歸蔑不售詢之里人曰其爲黃兒不失味且  
無機以欺三尺故也余羨之一日中貴至郡中閭巷溝途城  
郭無寧地貴賤小大賢愚無帖席雞犬無息時或釜中泣耳  
而黃兒號呼聲自若也又一日寇警至京師戒嚴徵調檄如  
雨郡爲經渡處官民震林計無出遙憶都人士堅壁何策摧  
隻輪何策物價騰貴何若畿之民拋兒擲女棄墳廬如鶩又  
何若卽老衲袈裟弗自保行脚僧頭顱懼爲斬級充首功噫  
嘻日出長眠夜涼咏月可復識哉於斯時也至尊宵旰肉食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一十 藝文  
張皇我輩恥壘邱緯九百倍夫蚩蚩者方相對攢眉旨芬不  
下咽而黃兒聲仍自若也焦叟乎何以得此於今之世乎奇  
矣余益羨之思爲說未遑又一日余爲先人移鉅珉於山谷  
間往督之則見羣役中矇矓焉荷一具者猶然焦黃兒也余  
於是嗔其逐蠅而又憐其走險盡易其餅以犒役卒而免一  
人導之登途余心安矣將就寢聞其弟求之之音問故則焦  
黃兒未歸也余指以處然是夕寐遂未成蚤起亟問其弟掖  
而歸曰無恙也余喜甚當日之役卒無不忻忻舞且蹈云焦  
叟乎復何以得此於山谷間乎噫又奇矣而余於是不能無  
說也太上無爲其次守樸物惡其雕智戒其鑿力由於已以  
粟易之旣罕贏篋不爲榮梯理亂衰如耳目爲贅耦居靡猜  
赫而臨者亦靡壘且時方沍結何以寒谷不災人皆墜戶何

以豺狼不駭神全耶天定耶鬼呵歟維皇佑之歟其視攘攘  
嘈嘈驅納弗辨戀紫誤蒼失得爲患百年必世種其愁根而  
一瞬半畝不克恬其緒况者奚啻相萬歟况夫談剿議撫舍  
之築幾同餅之畫講孝稱忠元之戰何如黃之吉籌兵索餉  
渴而掘泉奉漏沃錡果能炊無米而飽啖此脫巾之貌隊哉  
焦叟乎癡而不昧賈而不貪身無累日偏長殆華胥之國無  
懷泰豆之民也乎余恨余之不能焦黃兒而又悲舉世之焦  
黃兒少而不焦黃兒者多也爲之說以志心師

曰景河崖蛇說

薛善瑄東伏

瀕河居者爲予言近年有大蛇穴禹門下巖石中常束尾崖  
樹顛垂首於河伺食魚鼈之類已而復上入穴如是者累年  
一日復下食於河遂不卽起但尾束樹端牢不可脫每其身

一上下則樹為起伏如弓張弛狀久之樹枝披折蛇墮水中  
 數日蛇浮死水之漩隈竟不知蛇得水物貪其腥羶不舍而  
 墮邪抑蛇為水之怪物所得欲起不能而墮也余聞之喟然  
 曰是蛇負其險毒稔其貪婪以食於河所恃以安者尾束於  
 樹耳使樹不折則其生死猶未可知惟樹折身墜遂死於河  
 此殆天理非偶然也且使蛇得水物貪其腥羶不舍而死固  
 可為怙強貪不知止之戒使蛇為水之怪物所得而死亦可  
 為害物必報之戒蛇惡物所不足道者但其事有近乎理故  
 書以告來者

山西通志卷第一百十一

山西通志卷第一百十一

古文亦為縣文  
 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覺羅石麟奉

旨修輯

藝文三十一論

晉書漢書古書亦其一

天平倉頡書契論

昔在黃帝創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  
 觀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  
 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諧聲江河是也四曰會  
 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  
 事者在上為上在下為下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諧聲  
 者以類為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為武人言為信也轉注

者以老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黃  
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  
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  
復知有古文謂之蝌蚪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  
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  
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蝌蚪之名遂效其形太康  
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塚得策書十餘萬言按敬侯所書  
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恒竊  
悅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廁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  
之象焉古無別名謂之字勢云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  
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  
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旣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邱墳歷

代莫發真偽靡分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  
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  
月執臣而虧其傍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禾卉萃蓍  
以垂穎山嶽嵯峨而連峒蟲跂跂其時動鳥似飛而未揚觀  
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正循檢矩  
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  
出若龍騰於川森爾下頽若雨墜於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鴈  
高飛邈邈翩翩或振腕縱那若流蘇懸羽靡靡縣縣是故遠  
而望之若朔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  
之遺跡爲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元覩物  
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宣

昔周論周大篆秦小篆大篆十五篇與古同與古異世

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下土人程邈爲衙獄吏得罪始皇乃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減損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爲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卽隸書也五

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及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爲正以爲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爲二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邕作篆勢曰鳥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爲真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鉞列櫛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短複身頽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縕揚波震擊鷹峙鳥震延頸脅翼勢似凌雲或輕筆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水露綠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杳杪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似鴻鵠羣遊絡繹遷延

通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搗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結  
屈離婁不能覩其卻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  
處篇籍之首目粲斌斌其可觀摘華艷於紈素爲學藝之範  
先喜文德之弘懿愠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頽仰舉大畧而  
論旃其漢要妙  
論秦隸字其漢要妙  
秦旣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卽令隸人佐書隸字漢因行  
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  
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大則一字  
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  
其壁雇觀者以讐酒討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  
鵠乃益爲板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

尚書宜官後爲袁術將今鉅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其  
書甚工云是宜官也梁鵠奔劉表魏武帝破荊州募求鵠鵠  
之爲選部也魏武欲爲洛陽令而以爲北部尉故懼而自縛  
詣門署軍假司馬在秘書以勤書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鵠手  
跡魏武帝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以爲勝宜官今宮殿題  
署多是鵠書鵠宜爲大字邯鄲淳宜爲小字鵠謂淳得次仲  
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鵠弟子毛弘教於秘書今八分皆  
弘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少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  
胡二家爲行書法俱學之于劉得升而鍾氏少異然亦各有  
巧今大行於世云作隸勢曰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  
崇此簡易厥用旣弘體相有度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  
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櫛比鍼列

或底平繩直或蜚蠊膠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簾設張庭燎飛煙漸巖巖嵯峨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詭譎不可勝原研柔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覩將秘奧之不傳聊竚思而議觀舉大較而論旃論漢草字

論漢草字

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實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踈弘農張伯英者因而專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號怱怱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頽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仲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崔瑗作草書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畧應時諭指用於卒迫兼功並用愛曰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竦企鳥峙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黝黝點點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佛

鬱放逸生奇或凌邃惴慄若據高臨危旁黠邪附似蝸蟾揭  
枝絕筆收勢餘縷糾結若杜伯捷毒綠蠟滕蛇赴穴頭沒尾  
垂是故遠而望之摧焉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寸晷不可移  
機微要妙臨時從宜略舉大較髣髴若斯用效卒庶兼收  
晉陳復古鄉舉里選論  
昔聖王崇賢舉善而教用使朝廷德讓野無邪行誠以閭伍  
之政足以相檢詢事考言必得其善人知名不可虛求故還  
修其身是以崇賢而俗益穆黜惡而行彌篤斯則鄉舉里選  
者先王之令典也自茲以降此法凌遲魏氏承顛覆之運起  
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時選  
用之本耳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是爲勸  
勵猶有鄉論餘風中間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惟以

居位爲貴人棄德而忽道業爭多少於錐刀之末傷損風俗  
其弊不細今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爲宜皆蕩除末法  
一擬古制以士斷定自公卿以下皆以所居爲正無復懸客  
遠屬異土者如此則同鄉鄰伍皆爲邑里郡縣之宰卽以居  
長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然則下敬其  
上人安其教俗與政俱清化與法並濟人知善否之教不在  
交遊卽華競自息各求於已矣今除九品則宜準古制使朝  
臣共相舉任於出才之路旣博且可以厲進賢之公心覈在  
位之明闇誠令典也金而無害  
淵宜崇有論  
夫總混羣本宗極之道也方以族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  
有生之體也化感錯綜理迹之原也夫品而爲族則所稟者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一十一 禮 六  
偏偏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  
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資有攸合所謂宜也擇乎  
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旣授雖出處異業默語殊塗所以寶生  
存宜其情一也衆理並而無害故貴賤形焉失得由乎所接  
故吉凶兆焉是以賢人君子知欲不可絕而交物有會觀乎  
往復稽中定務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  
饗居以仁順守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  
過用乃可濟乎故大建厥極綏理羣生訓物垂範于是乎在  
斯則聖人爲政之由也若乃淫抗陵肆則危害萌矣故欲得  
則速患情佚則怨博擅恣則興攻惠利則延寇可謂以厚生  
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駭乎若茲之釁而尋艱爭所緣察夫  
偏質有弊而覩簡損之善遂闡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

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  
禮制弗存則無以爲政矣衆之從上猶水之居器也故兆庶  
之情信于所習習則心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然是以君人  
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職能令稟  
命之者不肅而安忽然忘異莫有遷志况於據在三之尊懷  
所隆之情敦以爲訓者哉斯乃昏明所階不可不審夫盈欲  
可損而未可絕有也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蓋有講言  
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故有徵空無  
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  
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于所狎因謂虛無之理誠  
不可蓋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烈之用高  
浮游之業卑經實之賢人情所殉篤夫名利于是文者衍其

辭訥者讚其旨染其衆也是以立言藉其虛無謂之元妙處  
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  
風彌以陵遲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瀆棄  
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于裸裎言笑忘宜以不  
惜爲弘士行又虧矣老子旣著五千之文表摭穢雜之弊甄  
舉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自夷合于易之損謙艮節之旨  
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艮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  
之所以爲體守本無也觀老子之書雖博有所經而云有生  
于無以虛爲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然哉人之旣生以  
保生爲全全之所階以順感爲務若味近以虧業則沉溺之  
覺興懷末以忘本則天理之真滅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  
夫有非有于無非無于無非無于有非有是以申縱播之類

而著貴無之文將以絕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中節收流遁  
於旣過反澄正於胸懷宜其以無爲辭而旨在全有故其辭  
曰以爲文不足若斯則是所寄之塗一方之言也若謂至理  
信以無爲寇則偏而害當矣先賢達識以非所滯示之深論  
惟班固著難未足折其情孫卿楊雄大體抑之猶偏有所許  
而虛無之言日以廣衍衆家扇起各到其說上及造化下被  
萬事莫不貴無所存僉同情以衆固乃號凡有之理皆義之  
卑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經明之業遂易門肆頗用矍然  
申其所懷而攻者盈集或以爲一時中言有客幸過咸見命  
著文摘列虛無不亢之徵若未能每事釋正則無家之義弗  
可奪也願退而思之雖君子宅情無求于顯及其立言在乎  
達旨而已然去聖久遠異同紛糾苟少有彷彿可以崇濟先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一十一  
典扶明大業有益於時則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舉  
一隅略示所存而已哉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  
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有爲已分則虛無  
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之所能全也理既  
有之衆非無爲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于心然  
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由于  
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衆泉之鱗  
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審投  
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  
無奚益于已有之羣生哉

廢莊論

荀卿稱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楊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法

何晏云驚莊軀放元虛而不周乎時變三賢之言遠有當乎  
夫獨構之唱唱虛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而用寡動人由於  
兼忘應物在乎無心孔父非不體遠以體遠故用近顏子豈  
不具德以德備故膺教胡爲其然哉不獲已而然也夫自足  
者寡故理懸於義農狗教者衆故義申於三代道心惟微人  
心惟危吹萬不同孰知正是雖首陽之清三黜之智磨頂之  
甘落毛之愛枯槁之生負石之死格諸中庸未入乎道而况  
下斯者乎先王知人情之難肆懼違行以致訟悼司徹之貽  
悔審褫帶之所緣故陶鑄羣生謀之未兆每攝其契而爲節  
焉使夫敦禮以崇化日用以成俗誠存而邪忘利損而競息  
成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蓋善闇者無怪故所遇而無滯  
執道以離俗孰踰於不達語道而失其爲者非其道也辯德

而有其位者非其德也言默所未究况揚之以爲風乎且卽  
濠以尋魚想彼之我同推顯以求隱理得而情昧若夫莊生  
者望大庭而撫契仰彌高於不足寄積想於三篇恨我之懷  
未盡其言詭譎其義恢誕君子內應從我遊方之外衆人因  
藉之以爲弊薄之資然則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莊子之  
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莊生作而  
風俗頽禮與浮雲俱征僞與利蕩竝肆人以克己爲恥士以  
無措爲通時無履德之譽俗有蹈義之愆驟語賞罰不可以  
造次屢稱無爲不可與適變雖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  
人昔漢陰丈人修渾沌之術孔子以爲識其一不識其二莊  
生之道無乃類乎與夫如愚之契何殊間哉若夫利而不害  
天之道也爲而不爭聖之德也羣方所資而莫知誰氏在儒

而非儒非道而有道彌貫九流元同彼我萬物用之而不旣  
亶亶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

與殷康子書論公謙

曰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公故  
無親而非理成名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  
功聖人所以濟化由斯論之公道體於自然故理泰而愈降  
謙義生於不足故時弊而義著故大禹咎繇稱功言惠而成  
功於彼孟反范燮殿軍後入而全身於此從此觀之則謙公  
之義固以殊矣夫物之所美已不可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  
誠患人惡其上衆不可蓋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損焉隆名在  
於矯伐而不在於期當匿迹在於違顯而不在於求是於是  
謙光之義與矜競而俱生卑挹之義與夸伐而竝進由親譽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一十一  
生於不足未若不知之有餘良藥效於瘳疾未若無病之爲  
貴也夫乾道確然示人易矣坤道隕然示人簡矣二象顯於  
萬物兩德彰於羣生豈矯枉過直而失其所哉由此觀之則  
大通之道公坦於天地謙伐之義險巇於人事今存公而廢  
謙則自伐者託至公以生嫌自美者因存黨以致惑此王生  
所謂同貌而實異不可不察者也然理必有源教亦有主苟  
探其根則元指自顯若尋其末弊無不至豈可以嫌似而疑  
至公弊貪而忘於諒哉無惑於此也  
唐大業中魏徵等上疏曰至公之德  
論曰昔開元初宇文融首以稅客戶籍外剩田戶口色役之  
策行於天下其後天寶間韋堅又以穿廣運潭興漕之利楊

食貨論

柳芳

慎矜王鉷楊國忠等議財貨之政君子曰融等之敗也豈不  
哀哉詩云人之多僻無自立辟融等之謂也初元宗以雄武  
之才再開唐統賢臣左右威至在已姚崇宋璟蘇頌等皆以  
骨鯁大臣鎮以清靜朝有著定下無覬覦四夷來寇驅之而  
已百姓富饒稅之而已繼以張嘉貞張說守而勿失自後賦  
役煩重豪猾兼并強者以財力相爭弱者以侵漁失業人逃  
役者多浮寄於閭里縣收其名謂之客戶雜於居人者半六  
二矣蓋漢魏以來浮戶流人之類也是時也天子方欲因士  
馬之衆賈將帥之勇高視六合慨然有制御夷狄之心然懼  
師旅之不供流傭之未復思覩奇畫之士以發皇明蓋有日  
矣而宇文融揣摩上旨歛開謁見天子前席而見之恨得之  
晚言發融口策合主心不出數年之中獨立羣臣之上無德

而祿卒以敗亡既而天子方事四夷國用不足多融之能追而悔焉於是楊崇禮又以善計財帛見幸然廉謹自守與人無害故能獲終融死且十餘年始用韋堅及崇禮慎矜皆以計利興功中人主脅權相滅爲天下笑而王錡楊國忠威震海內尤爲暴橫人反思融矣夫凡數子少者帶數使多者帶二十使判官佐使徧於天下客戶倍於往時主司守以取決備員而已四十年間覆族者五疑人賈害豈天道與夫先王收人之制旣富而聚之以興利也儉則散之以除害也所以哀多益寡稱物平施降及後代亦克用又禮記曰倉廩實而知榮辱人苟不足而可理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觀數子之意欲竭人財乘主之欲殫天下之力以供國竊王者之柄以徇已奮其長臂以鼓天下於是權歸掌握利出胸臆呼吸指

顧舟車沸蜩於萬里之外矣人以豐財爲利而融輩及之矣向之所利者豈不反與而數子方自以爲功無讓坐受富貴斧鉞已在其後而謂身安於泰山及其死之日菹醢不足以謝天下豈不愚哉於戲以元宗之才業爲中興君奸臣一說利動明主堅等窺其餘烈不顧萬死者貪爵祿也蓋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王昕及弟晞傳論

蘇世良

自晉失綱紀世道交喪遺風餘烈掃地將盡魏文遷宅伊洛情存典故衣冠舊族威儀式序於是風流名士往往間出遵業王誦導清流於前元明孝詣振芳塵於後元景少自矜莊早馳名譽儀範詞韻標映人倫雖樂廣王衍之徒不能尙也嘗試論易稱君子之道四焉是以朝廷之士入而不出山林

之子往而不返然則入朝廷者宜盡忠義以亡軀希貞固之  
幹事昇之宰輔必致元氣之和處以末班思竭匪躬之節往  
山林者便可違親避世枕石漱流上期御氣殮霞下足激貪  
勵俗隱顯之徒在斯而作外慚應實內謝治身義與隨時情  
非高尚食人之祿忘人之憂淡泊囂塵之中虛無廊廟之下  
始之以疎簡成之以誕敖高談莊老獨扇元風送軌長驅流  
蕩忘返乃至阮籍爲名教罪人叔夜以高才齒劍惜哉王公  
以禮度自拘異於二子但迹預周行志輕流俗凝神於陳力  
之地嘯咏於伏奏之辰義匪勞心情乖易祿足爲累矣雖然  
善人天地之紀安可絕乎昆季履道俱有風尚閨門雍穆見  
重時皇永建之時晞處帷幄情存稽古蓋有憑焉

宋

臣項因奏事親聞德音謂古稱無爲而治者必當先有爲而

致無爲臣雖卽時仰對曰虞舜垂衣而治者亦皆先有爲而

後無爲誠如聖意退而伏思曰陛下有堯舜求治之心而臣

愚無臯夔致君之術夙夜慚懼啓處不遑又以奏對之際蹇

訥未周謹尋前典所述虞舜之德著於簡牘仰塵覽觀庶幾

愚忠上裨聖政仲尼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

已正南面而已先儒之解以謂任官得其人故無爲而治考

於虞書則舜之始也流共工於幽州以其心狠貌恭足以惑

世也放驩兜於崇山以其掩義隱賊黨於共工也竄三苗於

三危以其貪冒食貨崇侈不才也殛鯀於羽山以其頑嚚傲

狠治水無功也四罪而天下咸服茲所謂去邪不疑而罰當

文彥博

其罪也於是詢四岳以謀政治闢四門以求衆賢明四目達  
四聰以廣視聽於天下命禹作司空以平水土棄爲后稷以  
播百穀契作司徒以敷五教臯陶作士以典五刑垂作共工  
益作朕虞伯夷作秩宗以典三禮夔典樂以教胄子龍作納  
言出納朕命惟允旣命以官因戒敕之曰各恭其職乃能立  
天下之功然後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茲所謂  
任賢勿貳而官得其人也夫明四目達四聰去四凶命庶官  
其勤至矣得不謂之先有爲乎及夫庶績熙天下服垂衣裳  
正南面而已得不謂之後無爲乎臣究觀經史之載舜之至  
德也有大功二十舉十六相去四凶也十六相謂八元八凱  
稷契臯夔之倫去四凶則朝廷無奸邪之黨舉十六相則左  
右皆賢哲之輔如是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故後世聖帝

明王莫不勞於求賢而逸於致治勞於求賢則先有爲也逸  
於致治則後無爲也恭以陛下紹祖宗之丕基行堯舜之至  
化黜邪遠佞去四凶之志也求賢審官舉十六相之意也然  
而一日萬務尚勞宵旰茲乃臣愚不稱職之效也臣以爲方  
今之務正在謹守祖宗之成法使爵賞刑罰不失其當耳爵  
賞當則奸邪無功者不敢僥倖而希進刑罰當則貴近有罪  
者不敢請求而苟免綱紀正而朝廷尊號令行而天下服如  
此則陛下高拱穆清之中而與虞舜比隆而丕視三代之盛  
矣賦詩書頌禮而述前平視諸正帝漢漢爲聖之對對也  
則王鼂錯論而述前平視諸正帝漢漢爲聖之對對也  
臣讀漢史鼂錯之策云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臣  
謂錯之言乖謬頗甚因試論之夫易之乾曰天道也君道也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一十一  
坤曰地道也臣道也天地既位君臣之象著矣君臣交濟邦  
家之治隆矣而錯乃云臣不及君故自親事然則古之聖帝  
明王安用輔相而致治乎所謂五帝者堯舜爲聖之優故仲  
尼刪詩書則斷自唐虞爲萬世法二典之載堯則有命羲和  
爲天地四時之官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舜則命禹平水土稟  
爲稷官契作司徒臯陶作士垂爲共工益爲朕虞伯夷秩宗  
夔典樂龍納言皆選於衆而後用其人各任以職且云僉曰  
汝諧慎柬之至也所以百工允釐熙帝之載如此則堯舜果  
自親事乎仲尼曰舜何爲哉端拱正南面而已錯所謂自親  
事豈非乖謬乎若後之人君謂錯言爲是乃以一身一心兩  
耳兩目獨任自用以周天下之萬務豈不殆哉又將使厥后  
自聖無復察邇言好問之裕仲尼云一言幾於喪邦者謂人

莫已若則錯之言亦幾於茲乎臣故著論深切以明之庶幾  
有所補益

荀息論

司馬光

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不濟則以  
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  
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爲荀息  
有此詩人重言之意以愚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  
與言死而背之者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譏也夫立嫡  
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爲國正卿不能明  
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是則荀息之言玷於獻  
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  
貶荀息而非所以爲褒也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論

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爲之綱紀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枝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枝葉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也文王序易以乾坤爲首孔子繫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諸侯尊周室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以是見聖人於君臣之際未嘗不惓惓

也非有桀紂之暴湯武之仁人歸之天命之君臣之分當守節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紂則成湯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吳則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寧亡國而不爲者誠以禮之大節不可亂也故曰禮莫大於分也夫禮辨貴賤序親疎裁羣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經也名器旣亡則禮安得獨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辭邑而請繁纓孔子以爲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則國家從之衛君待孔子而爲政孔子欲先正名以爲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夫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誠以名器旣亂則上下無以相保故也夫事未有不生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一十一 禮文 三  
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一日二日萬幾謂此類也故曰分莫大於名也嗚呼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綱紀散壞下凌上替諸侯專征大夫擅政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猶綿綿相屬者蓋以周之子孫尙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晉文公有大功於王室請隧於襄王襄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請焉文公於是懼而不敢違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於曹滕以周之民則不衆於邾莒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雖以晉楚齊秦之疆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尙存故也至於季氏之於魯田常之於齊白公之於楚智伯之於晉其勢皆足以逐君而自爲然而卒不敢者豈其力不足

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旣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或者以爲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疆盛雖欲勿許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晉雖彊苟不顧天下之誅而犯義侵禮則不請於天子而自立矣不請於天子而自立則爲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今請於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爲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嗚呼君臣之禮旣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爲諸侯者社稷無不氓絕生民之類糜滅幾盡豈不哀哉

晉智伯論 夫智伯與趙襄子而封晉莫之能敵也

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棠谿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強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爲善小人挾才以爲惡挾才以爲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爲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爲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爲害豈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踈足患哉

范文子論

蘇軾

料敵勢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帥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楚晨壓晉師而陳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楚子傷目子反殞命范文子疑若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郤誅厲公弑胥童死欒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聖人所甚懼也明月之珠夜光之璧無因而至前匹夫猶或按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一十一  
六  
劍而况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禍予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常之主銳於立事忽於天戒日尋干戈而殘民以逞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知其所悔天欲亡之則必先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玩於寇讐而侮其民人至於亡國殺身而不悟者天絕之也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則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喪其所守哉由是言之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皇帝之得天下親冒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比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身不事遠略民亦不勞繼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建德

虜王世充所過者下易於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勝敗不足以爲國之強弱而足以爲治亂之兆蓋有戰勝而亡有敗而興者矣會稽之棲而勾踐以霸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晉號公敗戎於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晉果滅虢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使其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圖於范氏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范文子之智於趙宣子也遠矣

太康霍光論非不以大器欲其用而先帝辭之於人之中

古之人惟漢武帝號知人蓋其平生所用文武將帥郡國邊鄙之臣左右侍從陰陽律曆博學之士以至錢穀小吏治刑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一十一  
獄使絕域者莫不獲盡其才而各當其處然猶有所試其功  
效著見天下之所共知而信者至於霍光先無尺寸之功而  
才氣術數又非有以大過於羣臣而武帝擢之於稠人之中  
付以天下後世之事而霍光又能忘身一心以輔幼主處於  
廢立之際其舉措甚閑而不亂此其故何也夫欲有所立於  
天下擊搏進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則必有卓然可見之才而  
後可以有望於其成至於捍社稷託幼子此其難者不在乎  
才而在乎節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天下固有能辦其事者矣  
然才高而位重則有僥倖之心以一時之功而易萬世之患  
故曰不在乎才而在乎節古之人有失之者司馬仲達是也  
天下亦有忠義之士可託以死生之間而不忍負者矣然狷  
介廉潔不爲不義則輕死而無謀能殺其身而不能全其國

故曰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古之人有失之者晉荀息是也夫  
霍光者才不足而氣節有餘此武帝之所爲取也書曰如有  
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  
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  
以保我子孫黎民嗟夫此霍光之謂歟使霍光而有他技則  
其心安能休休焉容天下之才而樂天下之彥聖不思不克  
若自己出哉才者爭之端也夫惟聖人在上驅天下之人各  
走其職而爭用其所長苟以人臣之勢而居於廟廊之上以  
捍衛幼冲之君而以其區區之才與天下爭能則姦臣小人  
有以乘其隙而奪其權矣霍光以匹夫之微而操生殺之柄  
威蓋人主而貴震於天下其所以歷事三主而終其身天下  
莫與爭者以其無他技而武帝亦以此取之歟

莫與郭崇韜論無此外而元帝亦以此建之煥蘇轍

國無釁而後可以伐人釁釁以伐人敵無釁則已受其災敵有釁則我與敵皆斃楚靈王殘民以逞舉思亂之民以伐吳吳不可動而棄疾攻之若升虛邑靈王遂死於外齊潛王貪而好勝知宋之可攻而忘齊國之既病燕師乘之遂以失國自古冒釁以攻人其禍如此矣唐莊宗勇而善戰與梁人夾河相攻十戰九勝涉河取鄆不十日而克梁威震諸國五代用兵未有神速若此者也然其克敵之後幸一日之安沉湎聲色之虞宦官伶人交亂其政府庫之積罄於耳目之奉民怨兵怒國有土崩之勢而不知也一時功臣皆武夫崛起未有識安危之機者惟樞密使郭崇韜智勇兼人知其不可力言而不見聽求去而不見許中外佞倖視之仄目崇韜深病

之矣時方欲伐蜀崇韜欲立大功爲自安之計議以魏王繼岌爲元帥而已爲之副將兵六萬以出兵不逾時而克成都降王衍料敵制勝之功可謂盛矣然崇韜知蜀之易舉而不免知唐之已亂挈其良將勁兵西行數千里雖立大功而不免讒死於蜀征蜀之兵未還而趙在禮爲亂河朔明宗北征遂與在禮皆反帥兵南向克汴入洛遂無一人能禦之者向使西師不出蜀雖未下而京師有重兵崇韜不死河朔叛臣必有所畏不敢妄動則莊宗不亡崇韜不死禍福未可知也嗟乎崇韜冒釁以伐人蹈齊潛之禍而以爲安惜其有智而未始學也

惠公晉論法之取也下不十是亦人責辯于代而里不也也  
晉文公辟驪姬之難處狄十有二年奚齊卓子相繼戮死秦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一十一  
晉之人歸心焉文公深信咎犯靖而待之若將終焉者至于  
惠公起而赴之如恐不及于是秦人責報于外而里不要功  
于內不能相忍繼以敗滅內外絕望屬于文公然後文公徐  
起而收之無尺土之賂一金之費而晉人戴之遂霸諸侯彼  
其處利害之計誠審哉夏商之衰湯文王皆起於諸侯積德  
深厚天下歸之不得已而後應故雖取天下而無取天下之  
患其後皆數十世若晉文公德雖未足而待其自至則庶幾  
王者之事也是以主盟中夏幾二百年其功業與齊桓等而  
子孫過之遠甚夫豈非其積之有厚薄故耶晉悼公之復霸  
也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未嘗一與楚戰卒以敝楚而服  
鄭蓋古之善用兵者皆以不戰屈人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方  
鄭之未服也中衍偃轡厲皆欲以戰勝楚惟知營知用兵之

難勝負之不可必遷延稽故而楚人自敝不較而去不然二  
子將爲先穀而營將爲林父如營可謂知兵矣

狄仁傑論

母后臨朝據人君之地而私其親有志之士將欲正之常患  
不克漢呂后欲王諸呂王陵以高帝舊約爭之曰非劉氏而  
王天下共擊之背之不可言雖直不見省陵幸而不死亦廢  
不用唐武后廢廬陵王立豫王豫王雖在位未嘗省天下事  
徐敬業爲之起兵于外裴炎爭之于內皆不旋踵爲戮何者  
位尊權重臣下無所奈何勢必至此也惠帝之亡也陳平聽  
張辟疆計封王諸呂呂后安之故平與周勃得執將相之柄  
以伺其間後復聽陸賈交歡周勃將相之權不分故周勃得  
入北軍左袒一呼而呂氏以亡豫王旣立武后革命稱帝追

尊祖考封王子弟戕殺天下豪傑志得氣滿以爲武氏有泰山之安矣狄仁傑雖爲宰相而未嘗一言及后欲以三思爲太子訪之大臣仁傑乃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頃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士逾月不及千人及使廬陵王不浹旬得五萬人今欲立嗣非廬陵不可后怒罷議久之復召問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意者天以此儆陛下耶文皇帝身蹈鋒刃百戰以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餘年矣又欲以三思爲後且母子與姑姪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血食于太廟三思立廟無祔姑之禮后感悟卽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而立之蓋王陵裴炎迎禍亂之鋒欲以一言折之故不廢則死陳平狄仁傑待其已衰而徐正之故身與國俱

全惟呂后無子親止於姪故沒身而後變武后有子母子之愛人情之所同故老而自復由此觀之陳狄之所以成功者皆以緩得之也然廬陵旣立而張易之昌宗未去仁傑猶置之不問復授之張柬之俟其惡稔而後取豈以禍亂之根生于母子之間不如是則必至于毀傷故耶老氏有言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以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二公得之矣

藝文知營趙武論

齊威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其義多於晉文然威公歿而齊亂其後不能復霸文公子孫世爲盟主二百餘年與春秋相終始其故何也雖襄公悼公之賢齊所無有然其所以保霸

業而不失者則有在也霸者之盛非能用兵以服諸侯之難而能不用兵以服諸侯之爲難耳文公之後前有知罃後有趙武皆能不用兵以服諸侯此晉之所以不失霸也悼公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其勢足以舉鄭而卻楚晉之羣臣中行偃欒黶之徒欲一戰以服楚者衆矣惟知罃爲中軍將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三與楚遇皆遷延稽故不與力戰卒以倣楚而服鄭此則知罃不用兵之功也悼公死平公立平公非悼公比也然能屬任趙武武嘗與楚屈建合諸侯之大夫于宋以求弭兵趙武于此有仁人之心二焉方其未盟也屈建衷甲將以襲武武與叔向謀之叔向曰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人誰與之安能害我武從其言卒事而楚不敢動將盟晉楚爭先叔向又曰諸侯歸晉之德耳非歸其尸盟也

子務德無爭先武亦從而先之此二者非仁人不能何也人將衷甲以襲我我亦衷甲以待之此勢之所必至也不幸不勝無可言者雖幸而勝晉楚之禍必自是始晉爲盟主常先諸侯矣晉未失諸侯而楚求先之若與之爭楚必不聽晉楚之禍亦必自是始然此二者皆人情之所不能忍也忍之近於弱不忍近於強而武能忍之晉楚不爭而諸侯賴之故吾以爲武有仁人之心二焉凡晉之所以不失諸侯而趙氏之所以卒興於晉者由此故也春秋書宋之盟實先晉而後楚孔子亦許之歟

魏文魏論

魏文侯非戰國之君也內師事卜子夏友田子方段干木被儒服者身無失德用吳起西門豹李悝盡力耕戰民賴以富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一十一  
而敵不敢犯外以禮與信交接諸侯與韓趙無怨終其身魏人不知戰國之患雖非盛德之主使當平世得行其志雖西漢文帝不能遠過也一時諸侯無足言者矣至于武侯稍已侵暴鄰國至孫惠王藉父祖之業結怨韓趙齊乘其弊殺龐涓虜太子申秦人因之遂取西河地魏由此衰不然以全魏之力據山河之利秦豈能動之哉

### 韓論

韓之先獻子厥最賢然春秋之際諸侯之賢大夫如獻子者多矣而子孫莫興太史公以獻子存趙氏之孤爲天下之陰德故宜有後予以謂不然韓之先與晉同祖皆周武王之後也史伯謂鄭桓公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乎晉自文公伯諸侯至平公八世猶

未足以究武之烈而繼之以韓此天意也獻子何足以當之然周衰姬姓復興者三國燕與韓魏皆據地千里后稷播種百穀以濟飢饉其報固當然哉

### 范文子論

欒武子始用智范韓所至有功一不用文子幾不免死雖免死卒蒙弑君之惡嗚呼死生之於人亦大矣文子以死易亂而欒武子恥失諸侯不知兵之加其頸也其愚智蓋已遠矣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原論晉大夫之賢者稱范武子遺文子夫武子文子吾未知其孰賢彼以死生取之是以遺文子歟

### 叔向論

樂王鮒言於君無不從欲爲叔向請以其同也棄而不應祁

山西通志 卷二百一十一  
大夫老矣無位於朝以其覺也知其必爲已言何其明哉不然晉楚之際亦多故矣同盟有衷甲之變交聘有司官之禍苟明不足以應之身受其辱而國被其患可勝言哉然平邱之會齊人不服叔向詰之以禮威之以衆攘臂而仍之僅乃得之嗚呼殆哉彼不幸而仕於衰晉蓋不得已而然歟

藺相如廉頗李牧論

藺相如非戰國之士也以死行義不屈於強秦以禮爲國不較於廉頗其處剛柔進退之際頗類學道者使居平世可以爲大臣矣非戰國之士也廉頗李牧皆以將亡之趙抗方興之秦其爲力艱矣卒以用捨爲趙之存亡趙能用之而不能終悲夫

晉殺其世子申生論

呂祖謙

晉殺其世子申生孰殺之士爲殺之也殺申生者實驪姬之譖士爲何與焉士爲開其隙驪姬乘其隙也羣公子之出于威莊豈他人哉其尊者固不待言其卑者由獻公之從父昆弟也士爲逢獻公之惡反覆詭詐陷之於死地使獻公屠其宗族昆弟如刈草菅畧無慘怛不忍之意其於宗族昆弟之間旣如此何獨難於其子乎此所以來驪姬之譖也對伯夷者不敢論賄賂對比干者不敢論阿諛驪姬雖嬖苟非習見獻之殘忍亦豈敢共日遽譖其三子哉彼士爲憂申生之不得立憂蒲屈之不可城終日焦然憂晉之禍憂之誠是也抑不知造是禍者果誰乎驪姬之譖卽襲吾前日譖富子之術也蒲屈之城卽襲吾前日城聚之術也使我不倡之彼烏得而和之使我不先之彼烏得而繼之是故開獻公殘忍之心

者士為也教驪姬離間之術者亦士為也開則不可復閉已  
教則不可復悔授賊以刃而禁其殺人世寧有是理耶雖使  
一法吏蔽是獄亦必首主為而從驪姬也吾嘗考晉國之本  
末又知開禍端者非獨士為其所從來遠矣晉穆侯之二子  
長則文侯而威叔其季也自威叔以來視文侯之子孫不啻  
寇讐必鋤其根而奪其國者不過欲啓子孫之業耳殊不知  
殺文侯之子孫是殺吾之子孫也吾私其子而殺其昆弟則  
吾之子亦私其子而殺其昆弟矣然則威莊之族雖曰獻公  
殺之其實威莊殺之也威莊親其子而讐昆弟於一族之中  
分親與讐其私已甚及獻公親奚齊而讐申生又於諸子之  
中分親與讐可謂私之私矣私日盛則心日狹當威莊殄滅  
文侯子孫之時其心必謂是害既除則吾子孫可以享無窮

之利也豈自料害其子孫者乃吾子孫也耶當獻公殄滅威  
莊子孫之時其心必謂是害既除則申生可以享無窮之安  
也豈自料害申生者乃吾身耶嗚呼私生於愛而害愛莫如  
私天下未嘗有私而能愛者也獻公始私申生至於盡滅威  
莊之族以除其偏愛之亦至矣曾未閱時嬖於驪姬遽移其  
愛於奚齊其為奚齊而殺申生即為申生而殺威莊之族者  
也向之愛申生之心果何所在耶申生之愛既可移之於奚  
齊則異時奚齊之愛亦可移而之他矣不惟昔之愛申生者  
不可保今之愛奚齊者亦不可保矣然則徇私者豈能真有  
所愛哉果出於真則必不可移矣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  
而趨天性之愛豈外物所能移耶獻公誠能悟此愛之非真  
一念之中識天性之愛則本根枝葉生則俱生而不可離何

憂乎士爲何憂乎驪姬哉本姓封葉土傾身坐而不可請詞  
明遊天卦之憂豈必於此乎公頗指部此愛之非真  
而愛相如賢於廉頗論不  
世稱藺相如以區區之趙抗虎狼之秦秦雖強暴不能陵趙  
者相如之功也謂其賢於廉頗愚竊疑之何則秦之所以不  
能陵趙者以其國治兵強也固非口舌之間所能抗也然則  
國何以治兵何以強豈非廉頗在其位耶趙得和氏璧秦王  
聞而欲之請易之以土田相如奉命銜璧而往秦王欲強取  
之相如抗節不撓視死如歸卒欺秦王而歸璧於趙以是爲  
相如之功噫又何足稱哉夫和氏之璧懷握之玩得之不足  
以爲重失之不足以爲輕而相如以死爭之以詐取之有如  
秦王赫然增怒肆其強暴逞其毒螫蒞醢相如移兵攻趙是

爲趙王愛數寸之玉喪國士之賢貪無用之器貽宗廟之憂  
人臣愛君果如是哉澠水之會秦王請趙王鼓瑟而詔史書  
之相如進缶於秦王秦王不可則挺劍却之必得當而後止  
是何異賈豎小人矜豪恃氣不能相下者惡足言功哉昔桀  
爲無道湯幽囚於夏臺戎狄侵幽太王避之於岐文王三分  
天下有其二就拘於羑里夫以幽拘之辱棄國而逃與一鼓  
瑟之間孰難哉然而三王忍恥行之卒蹶夏商撫綏四海相  
如儻能相趙王示微弱以驕秦忍小恥以怒趙崇德修政以  
須秦之可亡從而什之濟黔首於塗炭救赤子於虎狼其功  
烈豈不煒燁光遠哉而於罇俎之間壇坫之上爭言暴氣取  
當而止英偉之士不亦可羞哉趙王不能遠觀嘉其一命之  
不辱賞其要劫之小策一旦位諸功實之上廉頗日夜憤憤

欲礪刃刺之而相如能不與之較此則賢矣然亦不可用  
善掩大功世稱藺優於廉非通論也

原豈晉論

古之帝王更都山河而平陽蒲坂夏邑堯舜禹所宅也讀園  
桃園棘故其民至於今憂國而忠於主有樞有榆故其民至  
於今喜樂而愉瞿瞿休休故其民至於今長慮而却顧陟岵  
陟屺故其民至於今孝閒閒坎坎故其民至於今力穡且葛  
屨見隘陘焉彼汾見貧儉焉平遠馬邑之外西隣延綏鴈門  
寧武之北咫尺河套屯卒旣夥則邊儲宜實晉之分封者三  
十有二代之分封者二十有四藩之分封者二十汾蒲絳澤  
之區公室彌蕃則宗祿宜講煉石有補於天斷鰲著績於地  
姚姒之隆五官賡起重耳之霸多士焱赴而品操古今則人

材宜甄而斯其

國朝

魏空禧

自古未有得士而不興者有道之世賢者連類而升各奮其  
智能以自效於上故養士之權在上而不在下世之衰也君  
臣之間競智力以相勝天子諸侯疑薄大臣而別樹黨人其  
卿大夫莫不厚養死士以備旦夕之急故養士之權在下而  
不在上於是有得士以興亦有得士以亡者自春秋晉欒盈  
以好施多得士特聞亡逐之餘猶能因其力以入絳士樂爲  
之死而晉國幾殆其後流風遺烈轉相慕效而孟嘗信陵四  
君之徒益汎濫於天下悲夫盈以好施得士自趣死亡吾徒  
見其害而不見其利也君子立危亂之世務修德以辟難不

務植黨以自固吾誠引釋權勢不犯衆人之忌則徒裊而獨  
行於國中無有敢扼之者若夫侈汰不度而懼人之謀已必  
多其與以備之備寡則勢孤而不立備多則恃勢而犯難古  
今黨人之亂互相攻擊必交燼而後已欒盈不能外平大族  
之怨內正其閨門而區區收武力之人爲腹心爪牙之用以  
爲足自立而不危其亦惑矣蓋嘗論之古之能成功名於天  
下者必有智深勇沈之士以左右之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吾  
卽欲結以恩而不能此其人顧不可以多得誠得一二人用  
之而吾事畢矣陳平憂呂氏之亂陸賈言而亂定季布亡  
命魯朱家爲見滕公布遂免死今盈內亂幾於亡室而荀范  
韓趙之族合志而怨之此亦至危難之日矣吾未聞欒氏之  
士有出而謀其危者及其亡也求一朱家之智不可得此其

士豈不可哀也哉孟嘗君賴雞鳴狗盜之士脫秦厄此固倖  
而中耳使其出齊各有抽劍斷鞞而止之者則其計已無事  
矣雖然此特賢於欒氏之士者也

### 戰城濮論

古之善制勝者必履天下之險攻天下之難攻而勝其所不  
可勝蓋不犯其至險則不足享天下之至安不出其至難則  
不足收天下之至易其勢然也且夫事有先難而後易者亦  
有先易而後難者吾力足舉其難則易者必靡如陳湯之破  
郅支而呼韓入朝之類是也力不足以舉其難則姑肆意於  
其易以豐吾之力而徐爲之圖如司馬錯不攻三川周室而  
教秦惠王起兵伐蜀之類是也難易之間要無定勢顧非吾  
力之所必不能及則必爲其難者以從事於一勞而長逸之

勢昔者楚方彊大侵食江漢之諸侯齊桓公欲修方伯之威與師問罪於涇帥八國之車徒徘徊於召陵之間以待其盟而不敢戰至於晉文反國三祀遽與楚師大戰於城濮觀其拘宛春私復曹衛其君臣之所相與謀若唯恐其不得戰而遂已者此少年輕銳倣萬古者之所爲耳然文公卒以大勝而霸諸侯今夫天下之險不可以徒犯而艱難重大之事非有百全之謀定計於內而成功於外不可以輕出文公外結齊秦之大援內有諸謀臣誘敵制勝之計楚之君臣其謀不協於內而子玉以剛愎之才僅將六卒蓋勝楚之畧先定於胸中是以橫挑其釁而輕於一戰宋真宗時契丹大入寇寇準建親征之策固請渡河於是契丹怖駭不戰而請盟其後數十年間卒無邊患此蓋所謂出險犯難以成大功者後

之人觀其飲博歌呼克禦大敵疑若有鬼神天幸之助然當其渡河準言於帝曰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搯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此取威決勝之時也彼豈無百全之計而以天子爲孤注哉若寇準者蓋自唐宋以來一人而已矣

代文戰殽論

王者之師計義而後動伯者之師計利而後動苟有以自利其國而卒免於後患則違德拂義顧有所不暇論是則伯者之圖也昔者晉與秦有數大惠而無毫髮之怨晉無故而敗其師於殽以先釁於疆國當是時先軫以不哀吾喪而伐同姓爲秦罪且夫滅曹分衛晉身爲不道矣而顧秦是責何哉夫子人者驕人受人者制於人此以知因人者之必不能免

山西通志 卷一百一十一 藝文 三  
於自禍也子糾依魯見殺於生竇宋納厲公責賂而無厭鄭不能堪獻公之死也晉國內亂夷吾因秦師反辟於晉其後卒做之於韓原吾觀夷吾背惠反德繆行誅殺有自取死之道亡國僂身不足為怪然晉以新起最勝之國師徒撓敗菲骨郊原秦人廢置其君曾如反覆手之易蓋晉不足取重於秦而諸侯亦自此而輕晉矣且夫文公復國既又用秦人之力文公死而襄公立是故以分則秦大父也以德則造國者也父死而孤立則國家多難安危治亂之一日也晉之君臣以為不立威則無以聲諸侯而讐秦人非望之心不戰勝疆國則無以立威昔者齊桓公死其子孝公因宋襄以定位齊之後無復能伯諸侯者則以孝公因人定位不能立威故也山西之國最彊莫如秦秦有廬柳之恩而又有韓原之威今

方過軼於殺乘其阻而侈之制勝萬全而無後慮此先軫所謂天奉之一時不可失也於是卒敗秦師而伯諸侯雖然悖天道絕人理足以動天下之兵晉之不終覆於秦也蓋亦幸哉

式禁戰邲論

善戰者不敗善敗者持其勢而制之不至於大潰而不可止晉林父之戰於邲也吾謂先穀獨濟之後有可以救敗之道而林父三失之兵法曰順命為上有功次之昔城濮之役祈瞞姦命舟之僞先歸而顛頡負從亡功咸殺無赦蓋威克愛者勝愛克威者敗所固然也今夫毒蛇螫人指人則拔刀而斷之非其指之不足愛以愛指之足以賊吾身故能忍其小以不忍於其大當是時林父按甲堅壘命司馬追斬先穀徇

於師以厲三軍之用命三軍之士必戰栗激發以致死苟其不能則舉先穀而委之或請濟師以戰或全師而退焉以尸亡屬之罪此不過棄其一指而不足恤何林父之弗講也惑於韓厥專罪分惡之謀使違命者益驕而不可制彼旃錡何所懲哉且夫旃錡固嘗求公族與卿而弗得者也夫拂於人者則不可用人非其人之所欲則不可以使奉使召盟非二子之志明甚而苟焉許之以重其覺其一敗不可救毋惑也方楚之逐旃而薄晉軍林父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下之軍爭舟而不得濟是以大敗吾觀鞏之戰也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鼓音不絕遂大敗齊師三逐而徑其國林父其時使以先濟之賞賞陷陣之士以鼓先濟者而鼓楚師下令曰楚人薄我我退不得濟必殲於河進而死敵可以生林父請

戰鞏論

身先之如此則士氣百倍有死無二吾未見楚之必勝而晉必敗也士會卻克僅殿上軍而不敗况以三軍禦楚而不能自全必不然矣嗚呼致之死地而後生背水決戰爭必勝之勢此韓信所以破趙而惜夫林父之不知此也

立威之道不在於多戰勝在於善養其威以時動而不詘不善養其威則最勝之後可以敗衄而不能振千金之弩一發而徹三屬之甲貫石而裂犀及其罷也則不能達魯縞虎豹尊於深山樵蘇爲之不履日出而獲人人則阱而搏之是故恃爪牙之利以噬人無厭者敗也猛虎暴然向逼控拳而亢其怒亦敗也昔者楚靈王好戰威殫怨積以自斃於乾谿吳王夫差數興征役卒沼於越蓋二君者止知威在於戰勝而

不知養其威以立於不敗之道是以戰敗而威挫吾觀卻克聘齊齊頃公幃婦人而笑之於是克以魯衛之役請八百乘而敗齊於鞏卻子之去齊也濟河而矢之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故士會請老而授之國政以逞其欲彼頃公固遂以克爲泊然無所憾恨於其心耶抑晉不足與耶宋閔公斬南宮長萬陳靈侯戲夏徵舒雖其臣不免於弑僂况大國之卿哉克之帥車徒以集於鞏其勢固若猛虎之暴然必思搏噬而後已者頃公不辟其鋒而桀然逞其輕勇以爭一旦之命宜乎折北不救而幾爲晉禽也藉富彊之力馮陵小國黷武而不止而又以亢積怒之彊敵所謂恃爪牙以噬人控拳而搏猛虎此二敗者頃公兼之矣晉襄公敗秦師於殽彭衙之役又敗之孟明增修國政謀報其恥濟河焚舟以伐晉趙衰曰

懼而增德不可當也於是晉人不出秦耀兵晉地方洋數百里之間取勝而還楚子重侵衛及魯布惠於國悉師而起卻克爲晉大政不恥於失諸侯辟楚而不敢爭蓋秦持必死之心楚挾傾國之衆二子知其必不可勝而不務彊勝之故不

至於敗而失其盟主之勢是殆所謂善養其威者與

狄仁傑舉子論

陳廷敬

武后令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狄仁傑舉其子光嗣時比之祁奚失其指矣蓋與左師觸龍諫趙太后請長安君爲質事絕相類當時武承嗣武三思營求爲太子仁傑每從容進諫勸召還廬陵王他日武后語仁傑夢鸚鵡兩翼折仁傑對以武者陛下之姓兩翼謂二子起二子則兩翼振矣鸚鵡之翼釋以二子權也舉子之事亦權也而遂正告之矣故左師之

憐舒祺仁傑之舉光嗣其迹雖殊所以感其心者則一也卒之長安君爲質於齊而趙國不被兵中宗復辟而唐社稷卒不變嘗觀李德裕忠諫論言近世名臣王石泉居相時以子爲睂州司士太后嘗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故知人臣進諫正告之不能得者有時乎用權然權者豈人臣之得已哉人主貴察其心而已矣

山西通志卷第二百十一



